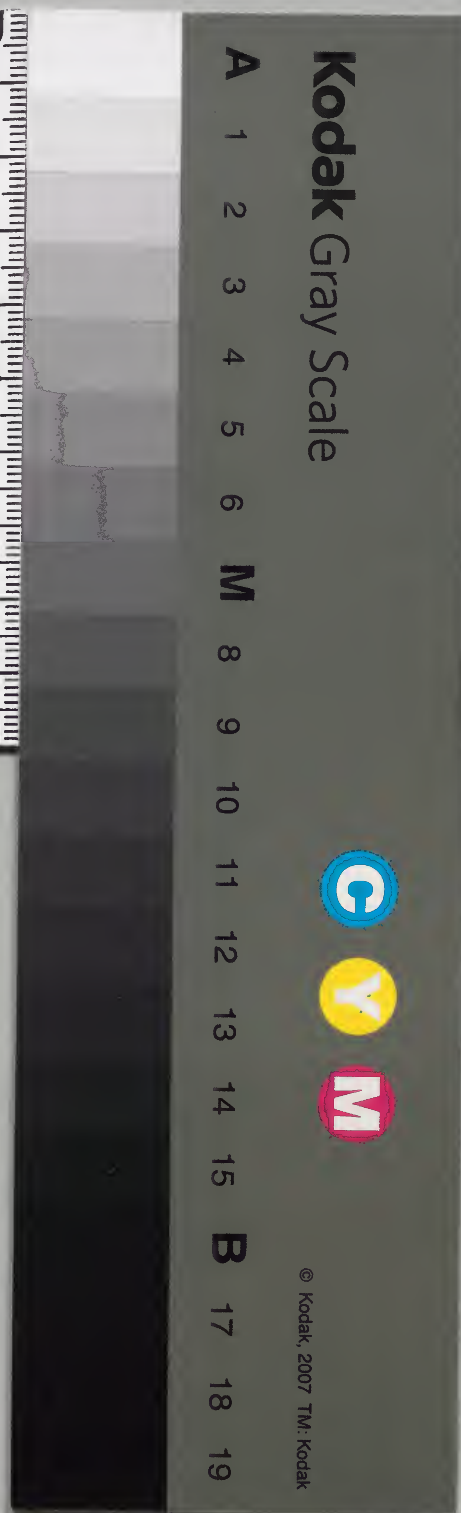


四書大全 論語 十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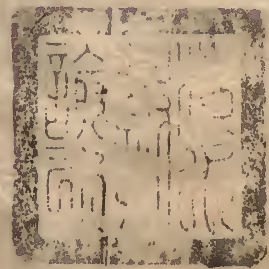
太政官文庫			
二	二	一	漢
二	三	一	書
冊	函	號	門

内閣文庫			
五	二	一	漢
冊	函	號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59	
冊數	22	(12)
函號	277		4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子路第十三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修身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子路問政云云文林貫旨云政就諸侯之國政言○圖解云政是蒞官治民之政○直解云先是倡率的意思勞是以身勤勞其事○存疑云先之即道之以德意故註曰道猶引導謂先之○燃犀解云二之字指政言○蒙引云先之引之也凡引入者皆在先勞之為勞已也不只口役入而已○脉云先者正己以正人如有於已而後來諸人之意勞字非但勸課率作如日昃不遑夙夜匪懈皆不是我先而民莫敢後我勞而民莫敢逸的說計○通義金仁山曰先當去聲謂率先之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子路第十三

淺草文庫

凡三十七章此章見為政在一身○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九章以後多言學末二章多言政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

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

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雙峰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為先其行勞

之為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末農政師役之類是也

集註不令而行見此篇第六
六章
凡民云云合喙
云觀註兩凡字則民行民
事當寬說不可單以孝弟

晨桑之類填實

諸益云云文林貫旨云益是加增於先勞之外○蒙引云夫子之意云先之勞是無倦便好了無倦是益之也○又云子路之問多請益又多不足於孔子蓋其性勇心粗不能細膩遜志以求道理○又云子路之請益意在先之勞之之外夫子答以無倦意不出乎先之勞之內○鼎商李卓吾曰請益處便是倦根故以無倦益之○合喙云子路請益要一時速化之術便不免進銳退速之意故益又以無倦○存疑云饒氏說無倦最好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已底事所以易倦况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故告以無倦

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請益無倦 無古本 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朱子曰勞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南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雙峰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先之勞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言為治存心之要

仲弓為云云蒙引云宰各有屬故曰有司有司其屬也如士師不能治士士師亦有屬宰其長也宰之所屬有典財穀者有典兵賦者有典禮制者凡事必先於彼責使治之吾但考其成耳宰兼眾職謂眾官職也○刑昺疏云有司屬吏也○通義金仁山曰先有司先平聲
合攷云爾雅云赦舍也郭璞註謂放置也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微言具無障曰小過不赦則人無所舒展但小字看得活無心之過雖大亦小有心之罪雖小亦大○燃犀解云過已是無心之失小則其失更微故直赦之止小過則大者實未嘗縱也○直解云赦是寬宥昔仲弓為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之說宰兼眾職若不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故必先授其任於有司使各專去辨理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人有太過

之皆是不便於已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况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
○雲峰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
此章見為政黨職大休
仲弓為季氏屬邑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
朱子曰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凡為政隨其小大各有所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可考其虛實之成

固不可不懲若小小差失一槩苛責則法太密而人無所容故必於小過而寬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舉賢才燃犀解云賢有德才有能舉則從衆人中舉而進之于朝

曰焉知云云蒙引云舉爾所知謂汝但舉其所知之賢才爾所不知者人未必不知皆將舉而用之矣其肯舍之哉夫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如此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何必求以盡知一時之賢才哉此說且與大註程子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合一說汝雖不能周知而未必全無所知也汝既不能無不知而他人則未必皆不知也為汝謀者但舉爾所知之賢才其爾所不知者於已而付其所不知者於人則何患賢才之不盡舉哉此說不是○鼎齋云饒雙峯曰爾自舉爾所知人各舉人所知何煩搜索人

所不知不舉之介所不知人舉之決無遺漏○微言徐玄扈曰人其舍諸非謂薦之于我也即人引人得之意○燃犀解云人知人人舉豈肯舍之我與天下人共知共舉何等至公

焉於處反。舍上聲。

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新安陳氏曰黃氏饒氏云先有司一句是總腦救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為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為季氏宰而巳范氏以為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進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闊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新安陳氏曰各親其親又人不獨親其親一句本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為喻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

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宋子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人各

集註在公私之間云云蒙引云只在公私之間云云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為公私

章圖云右第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言為治設施之要

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而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雙峰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范氏蓋經筵勸講

子路曰衛云云蒙引云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所也

之說所以推廣其理以感切君心者至矣。○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為無小過。張禹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待夫子出仕

義金仁山曰此據孔子世家又按年表陳楚昭卒之年魯哀公之六年也。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及陳非反。衛也。按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哀之十年也。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土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子為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尋去之。而歸魯。若曰自楚反而即在衛則是不可久而久也。故皇極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丁巳書自衛反魯。則孔子文速之可於此見矣。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乎將奚死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云云蒙引云此

名字是名分之名温公謂

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

是也孔子告齊景公曰君

君臣臣父子子此正名

之說也○又云不曰不稱

其父而稱其祖乃曰不父

其父者何崩殯猶在故也

父廟曰稱未死何廟○又

云必也正名乎此一句分

明是不與輒非惟見衛君

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

仕衛不成矣非但答其子

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肯

仕衛之意也○問說箇正

名而說箇必也二字何也

不知夫子是如何語意陳

國暇曰必也者難辭玩夫

子語意蓋謂衛之政不可

為如欲政則必正名而後可蓋隱然不屑仕衛之意也○燃犀解云一平字又是沈吟之詞

於名之正耶

言其阻礙於時也

集註遠於事情孟子序說云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蒙引云濶於事情此

子路曰有云云蒙引云子路一聞正名之言便曉此意知其事之難濟而仕之不諧也故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一句讀言子乃若是其迂哉夫為政者唯取其今日所宜者而行之可矣奚必拘拘

於名之正耶

言其阻礙於時也

集註遠於事情孟子序說云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蒙引云濶於事情此

子路曰有云云蒙引云子路一聞正名之言便曉此意知其事之難濟而仕之不諧也故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一句讀言子乃若是其迂哉夫為政者唯取其今日所宜者而行之可矣奚必拘拘

於名之正耶

言其阻礙於時也

集註遠於事情孟子序說云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蒙引云濶於事情此

子路曰有云云蒙引云子路一聞正名之言便曉此意知其事之難濟而仕之不諧也故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一句讀言子乃若是其迂哉夫為政者唯取其今日所宜者而行之可矣奚必拘拘

於名之正耶

言其阻礙於時也

集註遠於事情孟子序說云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蒙引云濶於事情此

子路曰有云云蒙引云子路一聞正名之言便曉此意知其事之難濟而仕之不諧也故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一句讀言子乃若是其迂哉夫為政者唯取其今日所宜者而行之可矣奚必拘拘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

其祖乃禮其祖

崩殯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

父父廟曰稱輒繼靈公是稱其祖

孔子以正名為先

謝氏曰正名雖為

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然○齊氏曰祖非稱也而稱之父非讐也而雙之

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厚齋馮氏曰禮

莫大於分分莫

於名之正耶

言其阻礙於時也

集註遠於事情孟子序說云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蒙引云濶於事情此

子路曰有云云蒙引云子路一聞正名之言便曉此意知其事之難濟而仕之不諧也故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一句讀言子乃若是其迂哉夫為政者唯取其今日所宜者而行之可矣奚必拘拘

新安陳氏曰前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名實紊問矣故

故君子云云淺說云夫名

不正則言不順故君子名之必當其實而可言也如是則言無不順矣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言之必有其實而可行也如是則事無不成矣事成則禮樂興而刑罰中矣名之不可不正如此故君子于其言必當其實無所苟而已矣

○蒙引云君子之為政也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可言也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必字著力說○又云名之言之之字虛如云行之有常言之有實之之字○文林貫旨云必可言是稱謂無遁辭意必可行是事可成意○楊明云苟是苟且無所苟言必名正言順求當其實意○李子名曰不曰於其名無所苟曰於其言無所苟者何也名必見諸言言無所苟始謂之正名也

一句也要看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固可見名實之相須名正而言順言順而

事成亦可見名實之相須名而言則其餘項都苟了指言不順以下不當其實便是苟

一事苟二云又云一事苟事字虛猶云一件苟也苟不正也獨指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新安陳氏曰名指名

之言實指可行言謂行事之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也夫子所謂名不正以十是反說名之必可言照應前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照應前面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各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即是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且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瞶其母南子之

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不來女召宋朝

宋公子太子蒯瞶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

宋公子也喻南子盍歸吾艾假艾老也假牲豕也喻

宋朝太子羞之謂戲許宜反陽速曰太子家臣從我

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

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

黨靈公欲立公子郢以井反靈郢辭公卒夫人立之

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

左傳哀公二年初僕御御公曰余無子蒯瞶奔將立女對曰郢不足

以辱社稷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凶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夫音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太子於戚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為為治之本

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鄆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問胡氏說使孔子之即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之即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也宋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問胡氏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

樊遲請云云知新日錄李南黎曰不如非不及之謂謂不似他也言吾所業蓋自在不似老農老圃之所業云爾○蒙引云朱子曰遲學稼當時自有一種說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臣並耕之說之類○燃犀解云古來各世未遇時都寄跡此中所以有此請曾不思伊呂只是樂道就他寄跡于耕釣處都是陶鍊自己的學問初非有於學耕釣也故夫子以不如寄意而以小人做之

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子路為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了孔悝即由公之黨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為迂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引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世綱常作主使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通考宋氏公遷曰此見聖人救亂之本衛輒之事兩見於論語必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為衛君是因論夷齊而知夫子不與之心太抵衛輒之事非夫子不能正夫子之心非子貢不能知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集註種五穀云云邢疏云

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註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所生也周禮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註云樹果蔬曰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菜也鄭云周禮註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為饋郭璞云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

樊遲出云云蒙引云夫子以樊遲所請學者皆小人之事而不知有大人之所在所當為而於此自有所不必為者故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學者自有所當為之事若能為之雖不必學稼圃而自有為之稼圃者矣何必身親其事而屑屑然留心哉○存疑云樊遲嘗問仁問智問崇德修德辨惑今又問稼圃蓋非志趣卑陋亦因當時道不可行故問此以傷時耳孔子以小人責之者亦恐其忘世而不知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學者不可以粗鄙近利非之○脉云小人非

言志趨之畢只是謂稼圃原是小事一事一足之是勞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大須志於稼圃則亦小人其人也○燃犀解云樊遲出言悟其非遂出○高中玄曰問樊遲聖門賢者何乃斥之為小人曰小人哉樊須也務細事之小人也毋為小人儒規模狹隘之小人也言必信行必果硬然小人哉固執之小人也皆君子之流也學者須要識得

上好禮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所貴學於聖人者以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修己治人入之方也而樊須以學稼圃為問故夫子以不如老農老圃拒之責之至矣而又以小人名之繼以大人之事言之可謂明盡○覺路丁天衍曰禮自軌度上言不單指容貌義自舉動神上言不單指號令三莫不敢帶三好字說來正見大人學術自有禮義信三件可以縮結四方第患不能以此為好耳○燃犀解

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宋子曰後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致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闕乏已婉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此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故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益各以其類而應也襁負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慶源輔氏曰在已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雙峰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為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

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

云上字當大人看好是根
之心而達於政皆好也根
心之敬而進之品節文章
者上好義根心之制而達
之舉措張弛皆是上好信
根心之誠而達之條教號
令皆是○蒙引云按禮義
信五性舉其三不及仁智
者禮義信皆仁者之事智
則知斯三者弗去是也

集註襪織云正義曰博
物志云襪織縷為之廣八
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三國志十一涼茂傳云
襪負而至者十餘家註博
物記云襪織縷為之廣八
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
上負之而行

以三隅云云述而篇云舉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老農句內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云云意下故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
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責弟子務為小道失
子曰誦詩云正義曰誦謂誦周禮註云倍文且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風雅頌凡二百五篇
皆高天子諸侯之政也○圖解云二百詩十五國風驗邦國之臧否二雅陳朝廷之得失三頌美
先王之功德而其詞旨皆
溫厚和平可為立言應對
之法誦只口頭記誦心不
能體○蒙引云試舉一詩
論之如關雎一篇以人情
言則憂樂得其正以物理
言則關雎荇菜皆在其中
矣即此而觀文王后妃室
家之好如此則所謂身修
家齊刑寡妻而御家邦者
在是矣政治其有不得乎
風俗其有不盛乎不善者
反是而觀之○又云不達
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
不當行而行也或行之而
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
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
文林貫旨云授之以政使
之行政意○燃犀解云不

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

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

能問使其疑則必問矣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扶又反及下同

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

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如意有在也

勉齋黃氏曰貧而為農圃之事亦未為過者樊遲之
志豈亦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慕之歟故夫子以大人
之事告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故復言之云云蒙引云自上好禮至焉用嫁都是前云吾不如
老農句內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云云意下故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

雖系以爲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入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

治去聲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去聲諭故誦之者

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

夫賤隸閭巷之門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
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
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
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
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
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
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
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

達非全不曉只有所拘滯

不能負融通變便是以君

命出使四方指列國○尤

西川曰不達謂其不能隨

方而措置也非特不通曉

而已

不能專對云云

燃犀解云不能專對非一

詞莫措只對得不善未能

不亢不卑耳○揚明云多

指誦詩三百

亦美以

為存疑云以訓用為字只

是語助○合喙云以用也

言誦詩雖多而無得于心

是以無益于用非詩無所

用也○正解云窮經將以

致用也有如誦詩三百見

古人治迹聞古人言詞不

為不多矣典之職位而使

之行政不能通達事理而

味設施措置之宜及使四

方不能獨見獨裁專對而

以理服人則誦詩雖多不

過口耳之學無躬

行體驗工夫亦奚所用哉

集註長於風諭蒙引云長於諷諭使吾言易入而聽者易悟意

窮經將以云云通義程復

心曰程子謂窮經將以致

用者聖人立言之大旨也

然讀詩者每不能至此豈

非誦之而不能熟熟之而

不能思思之而不能切敷

可不戒哉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見窮經為致用

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

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

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

合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

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肯

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

之衰政治之失故誦詩而

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

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

平則不至於怍長於風諭

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

則能言言○**雙峰饒氏曰**

詩本人情人情有好有惡

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

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

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

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

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

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婉曲

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

傳君命措辭最難才委靡

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

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

於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

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

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

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

尚辭命故夫子佯指此為

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

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

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

不假眾介之助是謂能專

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

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

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

為字只

語助辭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

世之誦詩者果能

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

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

之大患也

程子曰今人不曾讀書

如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既誦詩後

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誦

詩未讀一南時一似面牆

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

驗太抵讀書只是此法○

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

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

何其少耶

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

讀之者何如耳

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

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

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

之於心淡洽而通貫體之

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

不能之足患哉○**厚齋馮**

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

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

不明其理

不明其理

不明其理

不明其理

不明其理

不明其理

不明其理

不明其理

子曰其身云云甲第云其字指上人言○蒙引云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不是告官也可以仁義孝弟之類解說只是大學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意

章圖云右弟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出治之本

子曰魯云云通義許白雲曰魯國周禮所在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嘆也

○燃犀解云政是綱紀法度○存疑云兄弟言其相似也不足說相為伯仲○

脉云魯衛開國之初周公尊尊而親親康叔明德而慎罰始何其隆迨後綱解經弛廢墜不舉於既醉之休祗適之盛不見兩國相似故曰兄弟○覺路云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正為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衰有惜之意有望之意

章圖云右第七節鄱陽朱氏曰此章歎二國政治之衰

子謂衛公云云燃犀解云居室以治生言夫子非取居室取其居必恬淡意有是室之財貨器用初有時○講述云此稱公子荆善居室只是個知足之心善居室猶言善處家○蘇石水曰君子居易侯命之居○蒙引云合者初湊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美○

又曰但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荆之知足處○又云三有字言家中所有家中百爾器物用度之類非指所居之室言也善居室言善為家也朱子小註有以墻壁言者是亦特舉其一耳非專指此為居室也味本文有字說得自寬○存疑云三有指家中凡事所有者不但器用如錢財宮室田園皆是聚合也是凡百所之物都

記誦之末學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係於風雅頌之末云耳○雲峰胡氏曰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為慈祥豈弟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文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爾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耳○雙峰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宣教以身教者從以

此章見教者以身教者從以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

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

畧之意合聚也完備

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

新安陳氏曰由

有丁但末齊備耳完者齊

備無一件欠缺美是其完

者俱精好工緻無糊塗苟

且○又云聖人說衛公子

荆為人善居室何如方其

始有之時在他人雖合而

猶不以爲合必求至於盡

合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合

矣既而少有也在他人雖

完而猶未以爲完必求至

於盡完也彼則曰吾今已

苟完矣又至於富有也在

他人雖美而猶未以爲美

必求至於盡美也彼則曰

吾今已苟美矣夫由合而

完由完而美既可見其循

序漸推而無欲速之心而

其合其完其美又皆曰苟

而已又可見其所欲易足

而有節而無盡美之心其善居室也何如哉○直解云孔子說人之嗜欲無涯則其貪求無厭若

衛公子荆之處家可謂善矣蓋公子荆先貧後富其貧時居處服食之類草草初具而已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盡有而後爲快也彼則曰吾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始有則亦以

是爲足而不復望矣既而漸漸少有在他人處此必將求其盡備而後爲快也彼則曰吾今苟且

完備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少有則亦以是爲足而不復求矣其後饒裕充足雖到富有的時節然

未必至於精美彼則曰吾今以苟且積美矣推其心蓋不當盡美極備而無以復加矣彼則由合

而完由完而美可見其隨處而安無奢求之想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見其所欲有節而無盡美之心公子荆之居室如此亦賢矣哉○燃犀解云富者所有已多尚未美好

集註公子荆圖史合攷云公子荆一名南楚衛大夫年十五而攝荆相事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春秋釋名師公南楚見襄二十九昭二十年合聚也章圖云衰而歛之使事事皆聚集也完備也又云補足其空闕使無不備也欲速此篇第七章云子夏爲苦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盡美見

曾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

之心生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爲全美是爲外物

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

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上文朱子之說則該備

矣○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

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牆傾壁倒全不理

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

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

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問公子荆夫子

此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

稱之又安知其無所長乎○長樂陳氏曰士庶之

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爲衛之公

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雙峰饒氏曰田是所耕之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

之

之

之

八佾篇○姚承庵曰註欲

速盡美四字極體認得好

人爲此四字費多少精神

壞多少各行公子判隨分

常足不一計較管運於胸

中其過人遠甚矣

各之心生通義程復心曰

驕是夸人吝是不足楊氏

此說最好如既合而又以

未完爲不足既完而又以

未美爲不足所謂吝也吝

却是驕之本蓋其所以不

足者正欲滿其所欲以爲

自大驕人之地若安分自

足則此心自無所累何暇

驕人

章圖云右第八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詳論人物而稱

其節性之美

細註季札所以云云季札適

子適衛云云蒙引云僕御車

也執轡在手也

牆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穀

粟則不饑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道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雙峰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

事相因田里是富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

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

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

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

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

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南軒張氏曰庶矣

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

之爲有序也○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

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養

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主作

之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况富而教之

者乎通考石山金氏曰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養

其民里居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起兵役薄斂

則不多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畫井

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爲閭而

論語十三

十三

是深嘆之詞○朱以九曰庶矣之嘆非誌喜也感愧係之矣見得多一民則多一民之饑多一民

則多一民之虐富教意已勃勃露於嘆庶內但未明說出當時一問一答因衛民而觸非特爲衛

發也 再有曰既云云 謂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

也里謂一夫五畝之宅衣 所出也賦出徒役斂出租

稅 細註孟子所謂云 云見梁惠王上篇

曰既富云云知新日錄李 南黎曰富教二字俱從庶

之一字加非富加於庶教 加於富也富是與之飽暖

安逸教是爲之勞來匡直 不必拘註蓋制田里立學

校乃開國之初時事耳 集註立學校云云講述云

立學校是教民之具明禮 義是教民之法閭有塾黨

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皆學 校也六德六行六藝皆禮

義也○蒙引云立學校兼 鄉學國學明禮義不止孝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慶源輔氏

教君治爲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

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

無聞焉前漢文帝都長 安是爲西京 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

論語十三

弟亦不止五倫

立之

司牧云云又云司牧言王
養斯民者也寄以三事主
庶富教言父生師教君食
便是民生於三之義而非
寄以三事之意矣輔氏說
非是

仁山金氏說見通義

集註文明前漢書文帝紀
孝文皇帝名恒高祖子○
後漢明帝紀名莊光武太
子

太宗新唐書太宗
名世民高祖第二子○通

義金仁山曰文帝之時煙
火萬里可謂庶矣陳陳相
因賜民田租可謂富矣○

又云唐太宗貞觀四年米
斗三錢行旅不齎糧取給
道路可謂庶富矣

西京又云前漢都長安後漢都洛陽故謂長安西京後世稱為西漢○大明一統志西京長安城
也在陝西西安府也

猶尊以師禮幸大常府親自執業胡氏又譏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大學之道使其君德業如

是而已

臨雍又云雍與靡同天子之學曰辟雍

演也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

粗緒也

章圖云右第九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即為治大節而
見設施之次第

子曰苟有云云文林貫旨

云苟是設若用我是委國
授政者字指國君說期月
指十二月已足止○講述
云用我非淺淺用之必委

以國授以政言必聽計必
從晏嬰不能沮女樂不能
移方為信用之專所以得
行其道○脉云重用我二

字用是委國而授之政聖
人雖無治來可之心而期
月有期月之功雖無功求

成之心而三年有三年之
功可者興衰起廢章故昇

成子弟莫不受學

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三月
上始師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

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
之事者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
授帝尚書也辟雍天子之學名三老五更皆齊于大
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
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蒲裹輪令老者
坐而安穩也天子迎於門屏交禮報拜也道自階
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
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醑
胥胤漱也祝鯁在前祝饘在後老人食多鯁饘故置
人於前後祝之使不鯁饘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
亦如之明白皆詣闕謝恩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
員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初祀周公為
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
員

明帝尊師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帝自為太子時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
猶尊以師禮幸大常府親自執業胡氏又譏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大學之道使其君德業如

集註生員員字彙云音表官數也

空集韻會云空集滄然如塵之實合衆多員

天下惇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
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
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員玄武屯營飛騎
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
策負素全去聲集京師文治燭

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
箏舞堂者凡八千餘人紆絕袂曳方

履間間狄狄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教亦至矣

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
上言行去
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

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

俗美○存疑云可也如農

人治田功已備有成如農

人之有秋○燃犀解云古

用入三年考績黜陟幽明

集註春月謂云云通義史

氏曰中庸章句釋期月為

匝一月也與此不同蓋此

章言期月而已可也非周

一歲之月不可若以為匝

一月則太近而紀綱未易

布中庸以釋善不能期月

守為不知必釋為匝一月

而後見其守不能久若以

為周一歲則亦可謂久而

不可為不知矣不泥於辭

之同而各隨其事之賞此

集註章句之所以為集註

章句也夫

紀綱布蒙引云紀綱不外

不出乎政教刑三者而已

章圖云右第十章鄱陽朱氏

曰此章聖人歎道不行而

治功成也

宋子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

強教行民服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

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南軒張氏曰

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

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東陽許氏曰

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

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

葉氏少蘊曰因衛不用已而言又論

公不能用而發

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

序亦有二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

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哀公以

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

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節賈男女

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節賈男女

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節賈男女

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節賈男女

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節賈男女

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節賈男女

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節賈男女

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節賈男女

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節賈男女

子曰善人云云

勝字重看殘暴都化便是勝

勝殘便便可去殺不作兩層

覺路鄭岑陽曰百年字活看

不必指

定一人與父子相繼之說

善原是天地一元之氣氣

化至百年則還元故善人

之化必以百年為期非徒

言久○蒙引云勝者盡也

勝者化之使舊迹俱泯也

○宋羽皇曰亦可以三字

對虐政爭雄而起嘆亦對

必世之王者而寄思誠哉

是言非泛言正與古語同

意

高惠云云惠

帝名盈高帝太子景帝名

啓文帝太子詳前漢書帝

紀○通義金仁山曰高祖

自漢王即帝位共十二年

孝惠七年呂氏專政八年

孝文二十三年孝景十六

年

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問善人之為邦如何

可勝殘去殺程子曰

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問善人之為邦如何

可勝殘去殺程子曰

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問善人之為邦如何

可勝殘去殺程子曰

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問善人之為邦如何

可勝殘去殺程子曰

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問善人之為邦如何

可勝殘去殺程子曰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善人久於為治之效

只是能使人不為不善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之人也。○問集註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朱子曰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興於善不陷刑辟如文景幾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雙峰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新安陳氏曰上一句說本章下二句隱然

子曰如有云云燃犀解云如有乃撥度之詞二者謂與道致治之王者非受命之王者世不必三十年世世培育意而後有漸清意仁是一團元和氣在人心公溥無一毫已私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說下章聖人即王者不待百年即一世化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偏枯曰仁必字見一時亦仁不來○覺路云必世云者蓋難之詞也必世內有澤民工夫至乎仁則上下如一矣朝野如一人○徐九一曰如有者嘆其無有也而後者嘆其不易也此夫子憂世之詞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說文三十年為一世。從世而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朱子曰自己之仁而言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

集註仁謂教云云蒙引云此仁字王理言故曰教化浹無兼教養意浹者貫通融液無一處不透徹也其效也又云效謂實迹也

○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足以當之。○雙峰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

細註黎民於變見書堯典
篇。比屋可封前漢書
王莽傳云唐虞之時可比
屋而封。

集註漸民章圖云漸子廉
反亦如字流漬也。

淪於骨云云又云淪盧純
反沒入也髓息委反骨中
脂。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見聖人久於
為治之效。

子曰苟正云云燃犀解云
苟誠也從政指卿大夫從
君為政上正其君下正其
民。○文林貫旨云其身指
為大夫者之身從政兼正
君正人說。○存疑云從政
正人也故下曰如正人何
○蒙引云為政兼君臣不
必依饒氏說專主人君如
子奚不為政孔子為政季
桓子為政於魯之類蓋彼
兼君臣言此專為臣言。○
杜靜臺筆記云從政內有
正人意入字兼君臣說。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見人臣輔治
之本。

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使民化薰蒸
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
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
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
苗頑猶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
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
舜致治之仁。○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

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反將廉民以仁

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

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

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
雲峰胡氏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

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不
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
曰仁。○宋氏公遷曰三年有勇知方是勇於義者
作為之效三年而足民是多才者作為之效五
年七年而為政於天下是師文王者作為之效皆非
善人之可能也此皆以政成遲速之效言之。○程氏
復心曰三年有成聖人之效百年勝殘去
殺善人之效必世而後仁則聖效之大成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何異而復出之。○宋子曰晁氏以為此章專為臣
而發理或然也。○雙峰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
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

發

此章見聖人正名分意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特為季氏季朝季氏之私朝也厚齋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

廷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晏晚也政國政事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

家事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以用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

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音預下文當與音同聞國政是時

季氏專魯其於國政益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

冉子退朝云云蒙引云冉有退朝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如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大夫以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如厚齋之說大稽考且此是記者之辭○圖解云凡下見上皆曰朝○燮解云晏非日晚比常期為遲耳便有暗刺意有政只說有政勿添出有國政來此寔是魯國之政但季氏與家臣謀於私室則專矣字曰其事也揚明云私家之事曰做事政議於家雖政亦事如有政燮解云若如是國家大政當義于公朝

吾其與云云衍明云古者大夫雖致仕若有大政亦與之共謀

魏徵字玄成唐太宗賢臣也封鄭公卒謚文貞傳詳于唐書及貞觀政要等

義史氏曰集註上有夫子為不知者而言一尚在前魏徵獻陵之對正亦是為不知而言者朱子以其語意之略相似故引以為比謂之略相似則固未嘗以為全無異也亦猶孟子集註引蕭何

養民致賢之言以證伯夷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歸焉之意至於以圖天下自不害其為私則在學者當自察之耳此曰略相似彼曰暗合而有公私之辯其取之意與不盡取之之實皆可見矣獻陵之對以臣告君有政之答以師誨弟子於彼猶為似誦而不離乎正於此則為警教之道語意雖略相似而所施不同也正名分司馬光

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鄙陽

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與記檀弓下

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太宗之

同既非帝即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同徵引徵同非徵熟視曰臣昏眩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太宗母陵昭陵則其所以正名分扶問抑

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朱氏曰此章諷弟子而儆
權臣以見正名分之意

定公問云云定公魯君名
宋見前○揚明云一言是
一句語與邦是邦家隆盛
○文林貫貫云與邦是國
家從此而治意有諸是問
有此理否若是指與邦言
○直解云幾是期必的意

思
引云詩云如幾如式幾期
也式法也楚茨詩傳曰神
之錫福其來如幾其多如
法也法謂法度世間法式
何限無一物無法無一事
無法故曰其多如法此幾
字與下文爾不幾乎幾字
同

人之言曰云云文林貫貫云人之言是時人的言語難自責任之重上見不易亦自責任之重以輔君安民上說○書大禹謨云禹曰石克難厥后臣克難厥臣政乃入黎民敏德

如知為云云燃犀解云如
作果字看知不徒曉得有
惕然警醒者實知得難
集註戰戰云云詩小雅小
旻篇字也朱註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

曰一言而喪云云揚明云
不可幾亦是未可遽心意
早無樂云云又云只是說
為君別無樂處

言云云文林貫貫云唯是
獨○燃犀解云其言指入
君詔詰號令莫違是臣民
皆奉行不敢違越○合喙
云無樂乎君者以百責萬
幾所萃也惟言莫違則惟
臣欽若惟民奔命順之不
逆矣惟為可樂

論語十三

之語而淡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
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
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
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音機如式見水雅言一言之間未可

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

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

乎為去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不再拈及為臣不易一句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云云蒙引云不亦

字都是從容語意如有未

盡然之意如不亦說乎不

亦宜乎皆是亦可以勝殘

去殺亦字亦然○通義金

仁山曰興喪不在一言而

在君心於此一言如何爾

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而

必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

言矣而必曰如其善不善

太要興喪固多端本原並

在君心所以分天子此章

辭不迫切而語意周密

集註論云云孟子告子

下篇云士止於千里之外

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細註胡氏曰云云通義程

復心曰友月氏曰謝氏說

邦未必遽興喪則似以幾

訓近又曰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以幾訓微竊謂邦未必遽興喪也然却可以興可以喪

這可與可喪處便是箇興喪之源非識微者不足以知謝氏意都從可字發出非以幾訓近又訓微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

而臣曰諂丑險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

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

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胡氏曰幾舊說或以為近或以為微

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

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興喪

則似以幾為近又曰興喪之源分於此非識微者不

足以知之則又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

有所發明歟○雙峰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乎無些

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

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

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

間斟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吳氏曰定公之問亦

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

媚已之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悛而魯其或興

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為時君辨恒言得失之歸

葉公問政知新日錄李南

黎曰葉公佐楚伯只是以

力服人不知政本在得人

心故夫子告之○葉公楚

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

稱公

葉公問政

此章見政在得人心

音義並見第七篇見形

子曰近者云云存疑云葉

公以縣尹而僭稱公所行必有不得人心處故聖人告之以此○燃犀解云近是境以內之民悅是詠吟忻戴意近者悅方是能迹之政遠是境以外之民來是傾心景附意遠者來方南黎曰近者當使之有說心不則非政也遠者當使之有來心不則非政也只如此空講朱註被其澤聞其風又推進一層要之一仁字盡之澤是仁澤風是仁風遠指葉縣之外

集注被其澤云云蒙引云聞其風不必依新安謂聞近者悅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衍明云註聞風聞為政之風不屬近讀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以治效次第言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南軒張氏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入慕之者也○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吳氏曰葉公楚各臣或不待贅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人楚接輿輩交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新安陳氏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於民而求其說也失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拂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

子夏為莒云云燃犀解云政宰之政○存疑云無欲速者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徐速得欲速則許多事都未盡得時候又未到如何得成功譬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一日一程行得盡時自然到今不照程行一二日就要到必敗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註曰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揚明云不達是限時勢之難通○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子夏規模近小故夫子直以王道之遠大告之事之遲速有自然之次第唯越一欲心便求速而反遲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唯起一見心便以小而喪大王道澹泊原無意欲王道渾噩原無意見凡以全其遠大也然欲速者必見小見小者必欲速其病又相因○衍明云二無字當勿字看○王觀濤曰無欲無見全在心上戒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南軒張氏曰欲速則

期於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狗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雙峰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

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程子曰子張問

莒父魯下邑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蓋公邑也今

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南是其地已姓子爵少皞之後武王封於莒春秋時莒遷于城陽魯併莒因其地為莒父子張問政

云云見顏淵篇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言為法存心之要

葉公語云云燃犀解云黨

是黨類非鄉黨○楊明云吾黨指葉邑之黨攘是物自來而攘之○直解云黨

是鄉黨○瑯琊代醉編十云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

而將誅矣直躬者請代之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

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而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

信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信不若無信此以直躬為人姓名○續百川學海宋丘光庭兼明書云明日視其文勢無而子證之之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黨有直躬者此即攘羊者之子

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證之于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鼎齋呂東萊曰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證兄先有證兄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

又如拾遺亦是如攘雞便是他人雞入其中便掠而殺之○正義曰有因而盜曰攘言因手來入也家父即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

孔子曰吾黨云云燃犀解云吾黨指吾道言直者亦指人為字有委曲意○又云直在心不在躬說一躬字便見得只論身之所行不顧心之所安○存疑云

無隱直也法直之名害父子之親不直之大者故葉公以證父攘羊為直聖人以父子相隱為直然石碯之為父而不隱其子厚李

璣之為子而不隱其父懷光者弑逆大惡不可隱其

光者弑逆大惡不可隱其

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

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慶源輔氏曰居之而易得倦行之而不盡心此過高而未

仁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及之證也聖人之教入如良醫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新安

陳氏曰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已者告之也○胡氏明仲曰聖人之

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以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此章見直不可稱語去

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證之于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鼎齋呂東萊曰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證兄先有證兄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

又如拾遺亦是如攘雞便是他人雞入其中便掠而殺之○正義曰有因而盜曰攘言因手來入也家父即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理順邪警賅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上聲當是

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問父子相隱之說朱子曰

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八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或本乎情或本

於情

事尤重於父子之倫也石

磻以父殺子於理順於心

安李璣以子告父理似稍

欠安然李璣恐其君不知

備而見害於父不是救父

輔君後又能死之此則得

也若愚意李璣當死於其

父叛其未露之先以死諱

父不從則繼之以死或者

使其君知為之備如此則

君臣二者兩全無害矣○

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此直

字即人之生也直之直所

謂本心之自然非德直身

而行之謂也父自然愛其

子子自然愛其父故互相

容隱乃順此自然之心而

發之其合直孰大於是所

謂直其心而自直其身也若証

於是所謂徒知直其身而不直其心也

網石磻衛州吁弑桓公石磻之子厚從之出奔石磻執而殺之見左傳隱四年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父子之恩

論語十三

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

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泚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

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

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邪苟順其

情而皆可以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

而周公之兄弟石磻之父子皆拂其情而反陷於曲

矣而可乎○胡氏曰是日是非非有謂有無謂無

日直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

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以自脩而祿在其中亦

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己之細行

傷大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

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

為直也葉公徒知一偏一曲之異乎人者為高夫子

則合全體大用而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

尚於正理一有所虧尚何言哉○雙峰饒氏曰父子

主恩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

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

所乖何取其為直集註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

勝是說情○問父當為子隱而石磻泣殺子厚如何

陳氏曰證父家之私事事主恩故見父而不見他人

除亂國之大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

可執一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為

樊遲問仁云云燃犀解云

問為仁方法○圖解云居

處兼動靜皆有非燕居恭

是端莊而不褻狎○文林

貫旨云與入是交接時節

忠是盡心不欺意○揚明

云不可棄是純此恭敬忠

之心自不可得而棄失○

知新日錄李南黎曰雖之

夷狄二句不可以時時處

處並言乃於身之所在處

而見其心之無時不然也

亦不可泥夷狄字只是極

言其無間斷如在與立終

食造次顛沛之類○蔡晉

江劄記云雖之夷狄句甚

言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

也不重夷狄上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塞矣

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形旬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

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朱子曰發於外者比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

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敬專言如脩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

事而言則敬為切○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

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勉齋黃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

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為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

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雙峰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鹵莽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

巨不可容些欺偽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新安陳氏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

對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程子曰此是徹上

集註徹上云云通義史氏

曰徹上徹下語只是此一語既可以徹上又可以徹下

下下是初學之事上成
德之事如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之語夫子以告樊
遲則初學求仁者固當從
事於此此語之微下者也
然至於睥面盎背篤恭天
下平之盛亦不過此三語
充之推而達之而已則德
盛仁熟者亦豈能外此三
語而成德哉此語之微上
者也
睥面云云孟子
盡心上云其生色也睥然
見於面盎於背註睥然清
和潤澤之兒盎豐厚盈溢
之意
篤恭而云云見
中庸三十三章○蒙引云
充之則睥面盎背以自脩
而言推而達之則篤恭而
天下平以及入言徹上徹
下此上下以地位言所謂上下一理也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求仁之道仁以德言

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睥面盎背推

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
聖皆是此理小則樊遲

可用大則堯舜不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
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睥盎
於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
下

通考吳氏程曰徹上徹下言通乎上下自始學至
成德無二致也○程氏復心曰徹

上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者三此最先生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朱子曰胡氏
說二者先後

雖無明證看來是如此若未常告以恭敬忠則所謂
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
者言之○雙峰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
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去○覺軒蔡氏曰諸

先難云云雍也篇云先難後獲
愛人見顏淵篇

子貢問曰何云云文林貫
旨云士是學者的美名如
何斯可謂士猶云何如始
稱士者○存疑云行已有
耻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
事皆耻而不為也○燃犀
解云不辱君命詞令之有
章舉止之得休生死利害
之不屈于君命有光不差
辱他○知新日錄李南黎
曰不辱君命不專在應對
重氣槩上乃在子夏以上
人矣

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
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
入猶化土之妙物
各付物於此見之
此章論士重實行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慶源輔氏
曰志存於

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彊故常人之志患
在於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為行己有恥
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
有為也惟其志有所不為然後其才足以有為也子

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

曰敢問云云燃犀解云次

是次於有耻不辱宗族是
同宗共族之人稱孝是孝
名于家鄉黨是吾鄉本里
稱弟是弟名于鄉○又云
宗尊也宗子為先祖繼體
主宗廟族人所尊也族湊
也聚也生相親死相哀有
聚合之義曰族三族父母
妻黨也○蒙引云宗族共
姓為一族類也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有子曰孝弟
其為仁之本此乃以為士
之次者蓋孝弟為仁之本
由此克去非謂止此也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是舉其
大而無所不包者所謂立
愛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
海者也亦非止孝弟一節
如此章所云是只此二者而已蓋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
固有之良心也○講述云宗族鄉黨分稱孝弟互文也然孝只行于父母于宗族為切弟道無往
而不在于凡所處皆有長幼故泛言鄉黨互文中亦自有意義○存疑云此孝弟只是一端非為仁
之本及堯舜之孝弟故謂之次宗族亦可曰稱弟鄉黨亦可曰稱孝此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互言也○孫淮海近語云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感化有限而施布未光故為士之次○尤西
川曰遇宗族則稱孝遇鄉黨則稱弟稱舉也舉行之也非稱譽也

曰敢問其云云燃犀解云

次是次于孝弟言必信執
定期必信實行必果執
定期必果決硬硬是小石
堅確狀他必信必果少些
變通小人哉不是器量淺
狹只是拘泥見不到大處
○王觀濤翼註云信果何
病病在兩必字不必則變
化無方故大必則執一不
化故小○文林貫旨云抑
亦是不足之意

市井史記刺客傳云市井
之人正義云古者相聚而
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
云市井

而巳新安陳氏曰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巳有恥為
本也○朱子曰行巳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
職則不辱君命○雙峰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
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有孝弟為本立此外無材可見故為其次朱子
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
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
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峰饒氏曰行巳有恥是
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
一端而又無其能
故以為士之次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硬硬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行去聲硬
果必行也硬小石之堅確克角者小人言其識量去
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
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言誕不復扶
反可為士矣雲峰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
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
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
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朱子曰硬
硬小人亦可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
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
可同日語矣○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

之次宗族亦可曰稱弟鄉黨亦可曰稱孝此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互言也○孫淮海近語云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感化有限而施布未光故為士之次○尤西
川曰遇宗族則稱孝遇鄉黨則稱弟稱舉也舉行之也非稱譽也

論語十三

三十一

曰今之從云云揚明云從

政指當時大夫勿指定三

家如何問可為士否○燃

犀解云何如非問可以為

士問今之從政者方之士

何如○蒙刊云上文集註

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

可為士則此斗筭之人便

當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

者何足備士之數乎○

覺路萃未齊曰斗筭主器

量客受說蓋他胸中所容

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

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

斗筭借言此即譏管仲器

小之意乃鄙薄之詞直置

便拙

史合攷云漢律志云斗者

聚升之量也十升為斗

管竹器又云筭本作籍陳留曰飯帚宋魏曰箸筭一名飯器以竹為之今俗名筭箕是也

筭數也又云筭籌也或作算通作筭長六寸計數者從竹美言常美乃不悞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鄙湯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為士之道又曰此章兼志趣才能德行操

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

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

成者

彼也

算亦作筭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

各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

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

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

皆篤實自得之事

問程子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是

如此否○宋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

意思然這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渠見行已有取使

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

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而問今

之從政者却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

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

行道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

狂者志極

高而行去聲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者知之過

狷者行之過○雙峰饒氏曰行不掩非全然行不顧

守言子路問士則專自人論交際言

子曰不得中行云云唐荆川講意云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為有基

也○衍明云中行狂狷俱

就資質○直解云中行是

資質既高學力又到無過

不及中道行者與是傳受

必也狂狷乎燃犀解云言

所與必是兩樣人且虛虛

說勿云可造于中行

狂者進取云云又云進取

以志言是超然獨往之意

非進而取法古人之謂不

為以守言心上斷然有所

激厲是益其不及裁抑是抑其過狂狷皆有○蒙引云有是志者可以裁抑其知之過激厲其行之不及而使進於道有是節者可以激厲其知之不及而裁抑其守之過而使進於道孔子以是取之非止取其志節而已也故註曰非與其終於此而已此與字與大文與之之與不同

不過耳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之而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朱子曰謹好又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狷者雖非中道然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雙峰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

孟子曰云見盡心下篇牧皮孟子朱註云未詳人物考曰牧皮力牧之後孔子門人
嚶嚶孟子朱註云嚶嚶志大言大也

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狂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狷者不為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雖不為惡亦不足與為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為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掩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次謂狂者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設教之意

子曰南人云云燃犀解云南人是南國的人無恒是無恒久之心○又云恒字左從立心右從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凡浮念皆無常惟真心有常故曰恒心○圖史合攷繼衣疏云南人殷黨卜之人○蒙引云南人之言非以巫為小蓋以其重也故註亦推其本意云尤不可以無常此無恒謂無常心也○直解云孔子說南國之人有常言說道凡人之處也處人皆當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無恒處事則或作或輟而有始無終處人則一友一覆而多變難測這等的人雖巫醫賤役亦不可以為帥巫而舞雩國有大裁則巫而造巫恒男巫當望祀望衍投號旁招以事女巫巫當歲時後除算

浴早曠則舞雩○醫云云圖史合攷曰說文云巫咸初作醫○帝王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周禮天官大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蒸醫事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有瘍醫掌諸瘍之視藥剝殺之齊有獸醫掌療獸病○古今醫統曰精於醫者曰明醫善於醫者曰良醫壽君保相曰國醫粗工昧理曰庸醫擊鼓舞趨所積疾病曰巫醫朱子岐而二之似未當也

稱其言蒙引云稱其言而善之既曰稱又曰善者稱述也非褒稱之稱毀亦訓稱入之惡今俗語亦有謂稱說者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感者深矣

不恒其德云云講述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承進也羞辱自外至故曰進○燃犀解云或非一人之詞○程子易傳云或承之謂有時而至○朱子本義云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皆狂者又不可得說狂者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狷者又不可得說狷者

謂狷者○勉齋黃氏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嘆中行之難得思狂狷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特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莫胡此章致思有恒意

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

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朱子曰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萬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以警於人者深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雙峰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于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子曰不占而巳矣

子曰不占而巳矣

子曰不占云云楊明云不

占是不自占驗於心非卜筮也○講述云人之無恒者亦不玩夫易之占辭苟玩其占豈不知無恒之取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以恒心勉人而致敬戒之辭

子曰君子云云蒙引云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朱子此說極妙差之毫厘則謬以千里君子以同而異夷齊兄弟非不和也各認其是而已○存疑云君子所以和而不同者由其存心以公所循者天理耳小人所以同而不同者由其存心以私所循者人欲耳朱子小註是圈外尹氏意馮氏如和羹之說亦稍異此正毫厘之差處細味之方見

和者無云云存疑云和與同相似其實不同和全在義理上同全在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為是彼亦以為是其心全在於道此唱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以意相徇吾意所是彼亦以為是更不論道理是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奉略不敢違異故曰有阿比之意之心云云衍明云註心字意字下極不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

論語十三

復扶又加子曰以別必列易文也其義未詳南軒張氏曰不

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不占占如易所謂不占而有孚言無常取羞不待占筮而信然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矣

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宋子曰

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雲峯胡氏曰易為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恒也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南軒張氏

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可同同其私則不能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厚齋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公私不同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

○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慶源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

垂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

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君子之心是木家只
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
人是這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
箇彼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雙
峰饒氏曰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樣極極然小人哉是
以其氣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樊須也是以其
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毋為小人儒以其所業雖
正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於小人比而
不周驕而不泰和而不同與夫窮斯濫長成戚之類
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對君子反說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子貢問曰鄉云云燃犀解云皆好謂有人於此而一
鄉盡愛之也何如問可為
公好以定其賢乎○文林
貫旨云皆好是都去愛敬
也皆惡是都去憎惡那人
○脉云二何如皆疑其為
賢二未可皆謂未足以定
其賢○講述云此與衆好必察衆惡必察不同彼所謂惡就不賢者言此所謂惡就賢者言○吳
省庵引躍云子貢之好惡取必於衆之同夫子之好惡取必於類之同

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僞者獻其誠暴慢
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
不善者曷
當惡之耶
此章見君子小人之異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為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

子曰君子易云云燃犀解云君子小人皆指在位者事我悅我共是一人○蒙引云事自我事彼
而言悅自彼悅我而言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難悅恕則易事○知新日錄姚承庵曰易事而難
悅只是箇忘已難事而易悅只是箇有已忘已則巧邪側媚不足以動其中而片長寸善苟
可以集天下之事皆錄之
罔棄有已則惟求以適已
之欲而任私自用視才已
皆無可庸者此其心胸器
宇迥然不同故居人上者
得一君子可以消天下邪
倭之風開賢才效用之路
得一小人反是易事若易
悅而又有難悅者在難悅
若難事而又有易事者在
此方是居上之體○宜照
解云徐岩泉曰器使處亦
他萬物一體之愛如且視
耳聽手持足行苟可以共
成吾事則已矣豈責備此
皆至公處恕不足盡之
集註公而恕云云存疑云
君子之心公而恕公而不
可動以私故難說恕則於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
恕故
易事
小人之心私而刻私故易說天理人欲之間每
相反而已矣宋子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
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處奉他

人不求備故易事小人之
心私而刻私則可以私動
故易說刻則於人必求備
故難事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
人存心待物之殊

子曰君子云云存疑云泰
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
才勢者氣象○燃犀解云
泰是且休之心仰不愧俯
不作此身絕無牽絆而舒
卷自如那有驕驕是且肆
之心任人有好處他尺不
放在眼裡一味把浮氣狂
能凌駕過去○蒙引云君
子之泰非有意於泰也君
子循理內省不疚則自然
心廣體胖故泰孟子三樂註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而心廣體胖亦是此意○脉云此章驕
泰之辨自心体上言不著氣象看泰是心廣而体胖驕是志盈而氣盛泰無心驕有心

子曰剛毅云云存疑云剛
是堅強不屈就体上說毅
是強忍就用上說木是質
朴就容兒上說訥是遲鈍
就言語上說○燃犀解云
剛毅可以任仁水訥不至
鮮仁故皆與仁相近○知
新日錄申甫曰剛毅木訥
有工夫亦仁之異名也又
湛甘泉曰夫剛仁之斷也
毅仁之果也木仁之本也
訥仁之藏也

南軒張氏曰

故易說○南軒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
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也
也故說之不道則不說與人為善而取之不求備
故使人則器之若水人則狗於一己之私而巳故順
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惟欲責其全
也此公私之分也○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
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雙峰饒氏曰說不以道
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
備是難事○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
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已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
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已君子貴重人材
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
才故求全責備而
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章表君子小人氣象之異
安舒安者從容自在無倉皇之態舒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驕訓
矜肆矜者妄自高大是負才能勢位氣象肆者放恣是溢乎禮法之外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處已之不同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
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
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南軒
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
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
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雲峰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之章
句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為安舒驕為矜
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
○新安陳氏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
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
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終頭四書卷之三

集註 質之近行明云註質字是體質之質○宜照解云註四者質質字不是資質之質只以心之本質言不屈於物欲云云存疑云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此全太資聖人言此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以近仁資質言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

近仁宋子曰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却有奮發

作興氣象○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勉齋黃氏曰剛強勁毅堅志○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合外飾之資故於仁為近然非論其問學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唯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

子路問曰何云云直解云

子路問於孔子說士者人之美稱然必何如而後可以謂之士乎○燃犀解云切切如刀之切物情義關切絕不放寬假想訓告之詳勉絕不忽略怡怡藹然和悅

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者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雲峰胡氏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辨之遠於仁可知矣通旨宋氏公遷曰仁以質之美者言之餘如善人有恒者皆是也然此亦是質之偏者但於偏之中得其美者焉視偏於惡者為不同也若論其至極則惟聰明睿智生知安行者足以當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王矣子曰切切惇惇怡怡

如也可謂王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

此章見重經義

集註切切懇到云云存疑
云切切懇到也就情意上
說，憇憇詳勉也就教告上
說，怡怡和悅也就顏色上
說，切切是竭肝膽相照意
憇憇有忠告善道意，詳錄
說未是蒙引說得好。
善柔之損季氏篇云友善
柔友便佞損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
而見爲王之道。

孝經四書大全 論語十三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憇憇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

之禍兄弟切憇則易賊恩朋友有善柔之損朋友怡怡則失於善柔故又

別必列而言之而宋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憇憇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

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忤之害○懇到有苦切之

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

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

友則切切憇憇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

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

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

事而著見取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

子曰善人教云云甲第云

善人指在位者說○衍明

云此見兵不可輕用也可

以者謂無乖離之患叛亡

之禍也○脈云不專是爲

戰而設然禮義既明人心

自奮故可以即我見得善

人培植之功不獨養國家

之元氣且壯國家之神氣

其功用益不少也亦字最

亦玩味○講述云善人與

勝殘去殺善人一般即戎

謂用之爲兵也以善人而

教民躬行以率先之至誠

以感動之至於七年則民

皆深於感戴而習於法令

故可以即戎夫教民本不

爲即戎而教但教成則可

以即戎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憇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雙峰饒氏曰切切

憇憇怡怡如也只是二句總言士之爲王其氣象端

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覺軒蔡氏曰黃氏云爵有

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爲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

士之爲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田與

賜優爲之矣而二子乃汲汲然以士爲問何也至夫

子所以答之者不過於行已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

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

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爲司

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

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所告誨師友之

所訓誨有司之所論選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

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

集註 孝弟忠信之行云云
存疑云教之孝弟忠信之
行養其心也教之務農厚
其生也教之講武孰其藝
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道
承三意蒙引說得好○蒙
引云孝弟忠信之行務農
講武之法行與法爲本末
新安陳氏却以務農亦爲
本又是一意

暮月三年此爲第十章云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
矣三年有成 百年又

第十一章云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大國五年云云孟子離婁上云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
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善人久於爲治之效又見用兵之道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去聲務農講武之法通

仁山金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
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
矢干戈坐作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上聲
馳騁之節

故可以即戎雙峰饒氏曰善人即善人爲邦之善人
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

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
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戎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
辭○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
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
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必七年○程子曰七年云者
年而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

聖人度待洛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三年百年一世太

一世又第十二章云必世而後仁

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宋
子曰如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
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
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慶源
輔氏曰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物之極功不啻
如燭照而數計非臆度之謂也○厚齋馮氏曰古之
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
教成之節也如稱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
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
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
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
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
也○雙峰饒氏曰欲論其作爲只前面說底便是期
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浹洽此是

子曰以不教云云燃犀解
云不教無善教也不是未
嘗教以戰法也○衍明云
此必有感而言桓文後大
都力爭馳民於鋒鏑不識
教之一字故夫子上說善
人教民此說以不教民戰
教則可以即我不教是為
棄之言極懇切○蒙引云
此二章教民兼務農講武

章圖云右第三十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明用兵之道

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我比之三年而
有勇知方者有間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
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近之效○雲峰胡氏
曰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

民也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
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

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
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

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
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

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
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

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厚齋馮氏曰孟子
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新安陳氏
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
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終

論語集註

卷之十三

終

憲問第十四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耻脩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耻云云燃犀解云問士人所耻何在以功語曰祿無事食曰祿○又云穀即俗云喫飯過日子相似此只不食君祿即家食亦是穀字不必解作祿字正與食粟而已相近○蒙引云憲問耻言世間何事最可耻○通義許白雲曰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食爲可耻邦無道貪祿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耻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耻不書

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問人之所記則以字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爲之宰亦以字稱而此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爲自記之證三也○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內雜論春秋人物凡四章

凡四十七章

此章見人當守有爲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論語集註

集註憲原思名家語弟子
解篇云原憲宋人字子思
少孔子三十六歲

知所以自勉云云周用齋
主意云勉憲意是朱子推
出來的當時孔子口氣只
是平平說去而勉憲之意
自寓其中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明
出處之道因其有守勉以
有為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

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雙峰饒氏曰狷是有執守介是

有分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

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

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宋子曰穀之

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畧無建明豈不可淺恥

○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

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為

士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不足

深實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

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

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不為者也其為此問固

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為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

言其志耳夫子淡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

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

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

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

所為耳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

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責告

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邪○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
有道無道凡八出泛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
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
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於穀而不
能有為不可也○新安陳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
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
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

論語十四

克伐云云通義金仁山曰
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憲
問字一時並記二問○燃
犀解云盛氣好勝曰克負
能自矜曰伐憤恨不平曰
怨貪得無厭曰欲不行是
萌于心即制狀之猛力芟
艾使不得行○脉云克伐
是氣盈者因已之所有而
生怨欲是氣歉者因已所
無生○文林貫旨云不行
是禁止不行於外○存疑
云曰不行是尚有四者在
心但制之使不行耳仁則
四者都無不待制之矣
可以為仁矣燃犀解云為
仁言欲遏而理自存可以
為絕理之仁著個矣字非
疑詞分明實以此為仁但
略略質之矣

有道德微不同耳雲峯謂憲為夫子之宰猶辭其所
當得之粟其恥於無道之穀可知然猶介者自守常
有餘而見於事為常不足故夫
子猶告之以有道教之可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去勝伐自矜怨忿
恨欲貪欲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已之為
勝敵勝已也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伎
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
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
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
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
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生也○雙峰饒氏曰
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
略略質之矣
集註怨忿恨存疑云怨忿恨忿急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即忿之晉也
慶源輔氏云忿忿恨輔氏分內外非也忿字從心豈是見於外者

子曰可以云云淺說云常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于中則必行之于外而不能以自制今
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為難矣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
以言仁也○燃犀解云難是舉人之難制者力制之將四者一切遏抑使不得行其所著力處即
其所得力處是誠可為難
吾不知謂未知本原處如
何不知是未定之詞○蔡
晉江劄記云可以難不是
詐之之辭不行而謂之難
者蓋克伐怨欲之私藏於
杳然冥然之中而發卒然
忽然之際最難制也今能
塞之而使不流止之而使
不行是其用力之難蓋有
甚激湍之隄防奔馬之駕
馭者故曰難○講述云可
以難語氣不是取原憲微
有抑之之意言但可謂之
難不可謂之仁也若由也
升堂語氣便是取子路既
已升堂但未入室夫子詞
氣抑揚便有深意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
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宋子曰
克伐怨
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
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
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自
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
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水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
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
合卡掃夫不容他在裏譬如三株草剷去而留其根
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
集註渾然見前揚子法言

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求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南軒張氏曰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慶源輔氏曰憲兩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

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

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程子曰人無克伐怨

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

細註子思子曰云云見南齊書下篇

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朱子曰**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問○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方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再求之徒若教子路再求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原憲却似只要不為却不理會有為一節○**慶源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固以其狷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狷介之守痴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

援去病根云云徐岩泉曰
人欲不可制制欲如以石
壓草石去復生陽明先生
以病瘡喻之最近而易曉
學者須是蕩滌洗濯拔去
病根方能純乎天理

細註如薄伐獫狁云云見
詩小雅彤弓之什六月篇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不許人以仁仁
以心言亦以成德言

子曰士而云云揚明云品格超于凡民之謂士懷是念念在此的意居是意所安處乃居非居處
也○燃犀解云居不止居室凡一切適意之境恋恋不舍者皆居也○淺說云所貴乎士者為其
能道足以御情志足以帥氣也苟于意之所便安處而恋恋不能舍或懷于宮室器用之美或懷
于聲色貨利之私則心為
形役不求其義之安而惟
徇其情之安名雖為士實
則無異于常人矣何足以
為士哉○存疑云凡意所
便安所在皆謂之居宮室
居也廩祿足以給衣食車
馬足以代勞僕從足以給
使令亦居也士而懷居則
沒於利而不見義蔽於欲
而不見理何足以為士○
又云蒙引曰此謂當時士
者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
不當留乃有所願恋而不
能便去之意所謂係遯者
也故為此言愚謂若夫子
之不脫免而行明日遂行
真不懷居者矣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

已之事求仁之方幸曰克去上聲已私以復乎禮則

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

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

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

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漏矣朱子曰克已如

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復逐出境而

已○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使斬絕了更不

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為之心未

嘗忘也○雙峰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
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
也臨事省視克已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

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
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
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
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
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
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雲峰胡氏曰克伐怨皆生
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
伐怨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憲之力制其欲者
可以為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胡氏曰居以為居室亦可然居

不足以為士則不止息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
意所便安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

此章見為主者當思先所界

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

氏曰此章論爲士之道而戒人虧心之失

子曰邦有云云揚明云邦有道君相皆有其道直道可行之時危言有舉世不敢言彼獨敢言危行有舉世不敢行彼獨敢行邦無道君相皆無其道直道行不得時危行是不改節意言遂是委曲不抗激非避禍之故○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危行處世立身之經也自小人視之見其危君子原非有意於危也言遂權也然所謂遂只是有餘不敢盡之意非委靡不振之遜小人爲床下之異天理亡矣○存疑云危言危行亦不出常理之外但自世俗視之見其危耳○會心朱以九曰不曰孫言而曰言孫極有斟酌非是一味柔順也玩邦有道危言在危行之前邦無道言孫在危行之後亦有斟酌大可理會

子曰有德云云蒙引云德以理之有得言仁以心之無私言德字泛而偏仁字重而全○醒人解云德理得于心言是德發爲言仁絕理勇仁發爲勇○正解云夫子欲人充養于內曰人誠有德乎則以心得發爲詞章必有言若徒言者縱議論文章鑿鑿可據未必真實而有德也人誠仁乎則以正理舊爲正氣必有勇實若徒勇者縱慷慨昂英上見奇未必真心而有仁也

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徙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爲士哉○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王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及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爲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新安陳氏曰君子者當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爲必不能徙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此章見君子處世之道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

也此章見君子處世之道諛也

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此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此章見大學名義於內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集註和順積中云云通義

程復心曰和順慈也英華言也無私仁也必為勇也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而氣之強不仁之勇也以必言則有此而於彼者可知以不必言則有此而於彼者未可知以或字言之則所以見其不必也○蒙引云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故借以言花之未吐者為英已開者為華○又云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二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

人俱以為殺身欲有天下而卒不有禹稷躬稼只言微時勞苦而不顯榮不關平水土事有天下者所以為君子非兩樣○通義金仁山曰俱不得其死句俗讀連然字者非十一篇言由也於未死之前故曰不得其死然期辭也此章述二人於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辭也何文定王文憲以然字與下句便見尚德之意○蒙引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種二者相須為力者也故皆曰躬稼禹平水土者所以為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孟子註云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是已○又云言禹稷之德而獨稱躬稼者見其有德於斯民甚厚也○微言徐岩泉曰君子之心

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入字出能言者或便平聲

佞口給而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

之強而已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尹氏曰有

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能

帥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峰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

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真能有勇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邊俱不得其死然

德乎尹氏曰云云通義程復心曰尹氏只於二句上各添一徒字又換一未字則夫子之旨便覺了然集註所以取之

章圖云右第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合所發所蘊而致觀人道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李不答南宮适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累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聲而

篡其位其臣寒浞士角反又殺羿而代之暴春秋傳作

澆五吊反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去聲康

夏后所誅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

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為相浞行媚於內營

詐慝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靡奔有靡

靡氏靡夏之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戲恃其讒慝

自是尚德贊美之深不覺

其辭之再爾○容齋隨筆第十六云南宮适問羿稟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為君子將大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李卓吾云夫子不答深契其言而抽賞之非所有忌諱而不言也

集註羿有云云淮南子曰夷羿有窮之后也偃姓云云○正義曰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註尚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

纂注之子人物考云羿一名澆羿臣寒泥之子也羿為家衆所殺泥因羿室生焉
蟹稷云云書益稷篇暨稷播云云
君子之人而云云云表了凡刪正云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恐非若以人論本文二句皆有若人字安得謂尚德若以心論豈有心未純而可稱君子者總之通是心通是人對當時說則曰君子就所問說則曰尚德

蟹頭四書大全 論語十四

詐偽而不德於民使堯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三國夏同姓諸侯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遺民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杼滅豷后杼少康子有窮遂亡○新安陳氏曰羿稟皆篡賊而殺誅異辭者羿當誅然非泥所得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誅也故云殺

禹受舜禪時戰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稟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問夫子不答南宮适朱子曰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

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閱世慎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為羿與稟者○雙峰饒氏曰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稟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夫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以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已難答又以羿稟比三家愈難

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閱世慎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為羿與稟者○雙峰饒氏曰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稟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夫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以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已難答又以羿稟比三家愈難

子曰君子而云云甲第云

君子是志仁之士○揚明云君子是成德者不仁謂一念之蔽參於欲有矣夫是容或有之小人悖德者也是決辭○衍明云有矣夫者疑詞未有者決詞○燃犀解云有矣夫是想像意度之詞○蒙引云君子而不仁者偶然失之也未有小人而仁者未有偶然得之也仁豈有不求而自得底理凡外物固有偶然得之者惟仁則不可以偶然得○韓退之筆解云仁當為備字之誤也豈有君子而不仁者乎既稱小人又豈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才求備則未之有也

子曰愛之云云文林貫目云愛之之字指子言愛是成其子為好人的意思忠是忠君○直解云勞是勞苦之事誨是規諫之言○燃犀解云二能勿字見理勢之必然○又云勞字不是教字教是我施勞是彼任誨字不是諫字諫乃小臣之職誨乃大臣之功○存疑云此為當時有知愛而不知勞知忠而不知誨者發○淺說云父之於子也惟其愛之之心切故自不能以不勞之而使其子之有成如方其幼也則必進之于小學使之習乎詩書六藝之文及其長也則必進之于大學使之盡乎修己治人之道是其勞之者正所以愛之也愛之能勿勞乎臣之于君也惟其忠之念重故自不能以不誨之而納其君于無過如君未向道也則朝夕納誨必引之向道而後已君未志仁也則左右承弼必引之志仁而後已是其誨之者正所以忠之也忠焉能勿誨乎○蒙引云愛不但

卷四書九全

啓所以不啓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嘆美之○新安陳氏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適戒羿稟尊禹穆是尚德尚力也故許以君子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音夫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宋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

物事雖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也○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爾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已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

集註毫忽漢書叙傳云造計於利忽註云利未芒也忽蜘蛛網也○韻會

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虺蛇之毒此輩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

雙峰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

有間斷便是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然或少有

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

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

仁者也○吳氏曰夫婉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

雖有天理滅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通考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是父之愛子，兄之愛弟，士

之愛友，君之愛臣，民師之

愛弟子，亦有如此者，忠不

但是，臣之忠，君子亦有盡

忠於父，處士亦有盡忠於

友，處凡為人，謀亦有盡其

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

之也。細註脩為操脩

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

相曹操，王簿。

集註婦寺章圖，吳伯章曰

寺如字，按周禮，寺人，註寺

之言，侍也，釋文無音，今韻

音侍，謂字本作闈，奄官也

孟子作侍，○按婦，婦人寺

奄人也，○孔氏曰，奄人，防

守門閭，親近人主，○丹鉛

總錄十四云，文選，宦者傳

論，寺人，掌女官之戒，寺音

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交際之道，貴在忠愛之實。

卷四四書大全 論語十四

勿誨婦寺，時之忠也。

詩大雅瞻卬篇匪我匪誨時惟

致亂之詩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淡矣；忠而知誨

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

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

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

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

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為愛，誨之為忠，故

又言以明之。○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

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淡者乎？誨之之

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

子曰：為命，禪讓，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此章稱邦國命之善

禪，婢之反

諱，時林反

此章明交際之道，貴在忠愛之實。

定四之字，俱指詞命討論是討，求他典故，議論他當不脩飾，謂冗濫者，修除不足者，增飾潤色是

化，伯使新易，俚使雅，更改字句，便燦然可觀。○講述云：草謂略寫大意，創謂造立體制，討謂搜尋

禪，讓名，皮仕於邦。草，藁

章圖云：藁，古老切，本作藁，又未脩治也。世叔游

吉云：云子太叔，人物考云

世叔游吉，一曰子太叔，公

子偃之孫也，以王文字為

氏，○通義金仁山曰：古語

世字與太字通用，如衛太

叔亦作世叔，如太子亦稱

世子。

行人云：正義

曰：周禮秋官有行人，人小

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

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

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

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

掌其為使之官也。

東

里云：正義曰：東里，鄭城

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

為名。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為號
更此云云前漢
書元后傳云數更憂傷註
師古曰更經也

章國云右第九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即諸侯之詞命
而見用人之效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禪謀能謀謀
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
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
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
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
有敗事北宮文
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宋子曰春秋之
子所謂有禮也
辭命猶是說義
理到戰國遊說則只說利害而巳○洪氏曰鄭國能
慎重其辭命而信在於賢者如此為天下者辭命宜
益重也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眾也而獨任於一
官何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不有其已也故
世叔討論而禪謀不以為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
為羞後世為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
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
辭命之善則以夫眾賢之力耳聖人稱之以見為命

猶當假眾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葉氏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人問入陳之
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為辭順而受
之子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辭命
之當慎可知矣○雙峰饒氏曰禪謀想是素善造謀
故使之革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
之官孰於應對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
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
子之長則全美矣○厚齋馮氏曰鄭以小國介乎晉
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為卿又十年授
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
爭也故用是三人者革創討論修飾之既成乃從而
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襄公凡
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此章見聖人評人物之權衡

國問子產云揚明云問
是問其人品下問字同惠
人也言此人乃惠愛其民
之人○蒙引云惠人兩字
全在恣言

集註蓋舉其重云云通義
金仁山曰夫子稱子產君
子之道四惠其一耳論其
始終之事而又特以惠為
言蓋舉其重而言之也孟
子又謂其惠而不知為政
此又特舉一事而言以示
後人為政之規大抵孟子
泰山巖巖之氣象自非王
佐之才皆孟子所不足如
論管仲亦然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

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
子產有疾謂子大叔

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
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
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音私蒲澤各
也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
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涕曰古之遺愛也○宋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
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爾所以為惠人○
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
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濇雖深為政
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為
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

細註孟子所謂云云見離
婁下篇

問子西云云燃犀解云問

子西是取其能立國議政

○鄭申甫曰彼對此言此

便有內之意彼便外

之意彼哉彼猶俗語

所謂他麼他麼意不置褒

貶以為不足褒貶也

集註子西云云人物考云

子西楚公子申子西其字

平王之庶長子也○馬融

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

言無定稱也或曰楚令尹

子西也

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雲峰胡氏曰子
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
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一事
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
立子西子西平王之氏嬖子曰太子壬驥王

昭王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國順建善則治王順國

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濟也瀆

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不立壬秦將來

訕是速召讐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名賂吾以天

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

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懼懼亡令尹子西

其後卒召白公云云白公

千木之子也名曰勝白邑

名也邑宰僭曰白公○史

記云惠王二年子西召故

平王太子建之子勝于吳

以爲白公白公好兵下士

欲執仇而伐鄭子西許而

未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

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

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石

乞等共殺令尹子西子慕

于朝因劫惠王王亡走白

公自立爲王○通義金仁

山曰哀十六年傳曰楚太

子建遇讒在鄭適晉謀襲

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

于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

欲召之葉公以爲不可子

西召之使爲白公請伐鄭

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

白公遂作亂殺子西而劫惠王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與國人

攻白公國寧此事在孔子卒之後

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證太子之言也

問管仲云云揚明云人也言此人是個人品者○鄭申甫曰問管仲曰人也猶云這箇人極喜而

喜曰乃今可爲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然不

都於姓音若地名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

見其不知人不能爲國進大才耳

以致禍亂事見大學或問

外之之詞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

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

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問管仲曰白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

道集註以爲猶云此人也如何宋

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

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

管仲也末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厚齋馮氏曰駢邑

盡得人道也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

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家爲社書社謂以社之戶

口書於版圖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

荀子仲

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

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戚莫

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

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踰

然不

止之

其後卒召白公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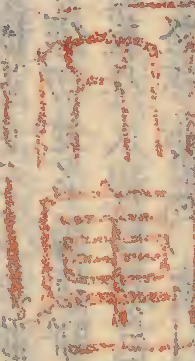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

細註秩秩荀子楊註云秩秩順序貞

集註繫乎章圖云繫居代反太率也

章圖云右第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



也距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賈賤少長

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雙峰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

皆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

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

一切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

抑之

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繫乎其未有

聞也

新安陳氏曰繫乎平斛之物謂二人平等皆未

亡產才不勝德皆以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

資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已

以成物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

伊呂並駕矣

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

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呂周召其大也

雙峰

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

道四之類是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論人有不同

者同一子產也舉其重而言曰惠人數其事而稱之

曰養民也惠即其乘輿濟人之事而言之曰惠而不

知為政同一伯夷也孔子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

一偏言而曰聖同一夷惠也以一事言之曰聖人百

世之師以三德名之曰聖之清聖之和以一偏之弊

言之曰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

此音示人戒常情之偏意

處上聲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

可忽其易也

朱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

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著自有

何難易之別哉

細註伯夷隘柳下云云見

孟子公孫丑篇

子曰貧而云云淺說云處

貧逆境也而能安于義命

而無怨尤不平之心者為

難處富順境也而能循乎

義理而無驕奢侈肆之失

者為易

○燃犀解云此夫子就常情言以周公之富而不驕顏子之貧而無怨何難易之別哉

細註胡氏曰云云蒙引云重在人之常情上大全胡氏諸說人情俱不出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處貧富之道而見衆人之常情

飯喫但若能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敬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為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怍而真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否雙峰饒氏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

子曰孟公綽為魯大夫夫子病其任之不當謂其優於趙魏老則不可為大夫

夫明矣謂其不可為滕薛大夫則不可為魯大夫又明矣不言魯而言滕薛不顯斤之也或曰魯之衰弱與滕薛無異故託言之○直解云孔子說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入者必當因材而器使

之知孟公綽為人廉靜寡欲而才幹則短本宜於簡而不宜於繁者也若使他做世家之長就是趙魏之大他也為之尚有餘何也家老之職惟端在謹以領率群僚而已公綽之廉靜寡欲固自優於此也若使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聲大家勢

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

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

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新安

陳氏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靜則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

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

國之政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不能○燃犀解馬培原曰借魯與滕薛以定公綽之品借公綽以定用入之法○朱以九曰公綽不欲可以鎮靜而為重臣不可當處而為任臣非貶公綽見魯失官人之道趙魏滕薛俱假借言之不可認

真 集註子孟公綽圖史

合攷云孟公綽仲孫氏字公綽魯大夫 趙魏燃犀解云趙氏與秦同出伯翳後飛廉五世孫曰造父善術周穆王賜之趙城遂為氏魏本畢公高之後姬姓武王封高于畢有畢萬者事晉獻公與趙夙共伐霍獲耿魏二邑獻公以耿封夙以魏封萬萬後為魏氏○正義曰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 家臣之長存疑云老是家臣之長總領眾職無幹理之繁但得個廉靜寡欲底人自足以勝之故曰為趙魏老則優 細註子孟言勝云云見勝文公篇 集註惠不知人見學而篇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可見其才德

子路問成人云云 燃犀解云若作似字等間看不作取法字知哲也勇以果敢之氣言藝以泛應之才言知廉勇藝皆性之作用文非文飾是化之也正是節之和之意禮是經曲之禮樂是音律之樂文之云者是致中和補偏矯弊勿任氣質使有禮樂之文○楊明云文當陶銘字看之字指知廉勇藝禮樂就心上中正和樂說○通義云可者僅辭亦可則未至於僅也 集註武仲云云通義金仁山曰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統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曰焉用聖人註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臧紇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莊子云云徵云下莊子魯大夫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下因以氏焉○通義金仁山曰荀子曰齊人伐魯息下莊子不敢過汴○史記列傳第十云陳軫曰下莊

齊豆四書卷之五 論語一四

已則居其位有餘矣勝辭雖諸侯孟子言勝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雙峰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王綱大陵不強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役弱故至此 新安陳氏曰用違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 則為棄入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入也言此則孔子之用入可知矣 南軒曰用入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入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此章見於大成為貴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 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 中正和樂 粹然無復 偏倚駁雜之蔽 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樂而

子刺虎素隱曰戰國策作
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
字莊子或作辨莊子

便德成云云蒙引云使德
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表裏
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
輝者也此即所謂禮義充
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也
○又云文見乎外文字不
可與文以禮樂之文字同
看彼文字當節字和字此
文字當死字看然亦從彼
而生也蓋非文之亦無由
有文也若謂文之全是外
面工夫亦不是本意在中
正和樂上
渾然楊子
法言云虞夏之書渾渾然
中正和樂云云摘訓云中
正與偏倚相反屬禮和樂
與駁雜相反屬樂

無駁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

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御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

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新安陳氏曰此就亦字上推

事宋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外他無所見下
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
魯莊子赴闕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
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常稱之矣○知而
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
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
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
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
以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問若聖人之盡
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然不待如此逐項

說矣○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
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知者
爾胡氏以為言下莊子蓋以况子路爾言有是下能
而不能兼眾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為
成人矣○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
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
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辟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
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而至
於成人矣○雙峰饒氏曰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

底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
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
雲峰胡氏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
之知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
有善成名之迹至於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
滕髯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冉有為季氏聚
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

曰今之成人云云揚明云

然字指文之以禮樂○燃

犀解云危以處變言授命

只是捨生不限定死二見

字是於利害上見得透久

要是平日自家期許非與

人要約不忘是必踐平生

即久要○四書千百年眼

陳伯玉曰平生之言非止

約信如志道德者期周孔

志功名者期伊呂久之時

移事不從心往往退步此

便是無骨幹久要不忘則

一生之操履可知○存疑

云忠臣實心為善也見利

思義見危授命皆實心為

善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尤明白○蒙引云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與人有舊約

終不忘其平生之言○又云

上文亦可以為成人者對

衆人而言也

然粹然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扶又反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變其

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

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

之次也雙峰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

軒張氏曰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

才而亦毅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且論之

亦可以為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耶

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

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

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

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

武仲要君一專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

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正而無疵也

又

又

集註天下之達德中庸二

十章云知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

言言十四

十七

論語十四

十七

孟子曰唯云云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註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形而無歉也 胡氏曰云云徐岩泉曰今之成人節斷然是子路之言蓋其自負也如此 聞斯行先進篇云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終身誦之子罕篇云子曰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使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何足以臧

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趙氏曰何必然三字似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之言 胡氏曰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獎之 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捨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若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唯其自許如是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論成人之道

子問公叔云云燃犀解云夫子指文子不言笑取都是稱文子之行乎疑詞○直解云文子為令尹三年於民無取 集註公叔文子圖史合攷云公叔文子名枝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文子說之曰衛多君子○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為公叔氏謚法慈惠愛民曰文○通義吳氏程曰枝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公明姓云云燃犀解云公明賈是衛人事實無考

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徇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行行如也若不

得其死然則以未能艾之以禮樂故也○新安陳氏曰使子路能行夫子之言始於智以知此理終合於禮中樂和之理豈至死於一決之勇而不足 以言義乎胡氏以後一節為子路之言極是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論語十四

公明賈對云云燃犀解云

告是指以不言等告夫子者過是言過其實時是當言之時然後言是言不妄發樂是遇可悅的事然後笑是不妄笑義是合理之宜然後取是不妄取其指文子然指時言樂笑義取如此豈其然乎豈文子固已能如此乎總是不輕然之意○覺路丘鞠懷曰其然信時言樂笑義取之詳曰豈其然乎破不言不笑不取之疑○蒙引云其然豈其然乎不可以上句為微疑下句為深疑蓋聖人詞氣含洪忠厚自如此○講述云豈字便有不然之意其字乎字尚是未必然之詞聖人語氣微婉忠厚類如此大全以其然為微疑豈其然為深疑蒙引非之○存疑云如時人所言只是一偏之士如公明賈所言乃時中之行也此豈文子所及故聖人疑之措之宜見中庸二十五章朱註既得於心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孟子公孫丑上篇之語

細註孟子所謂文云云見梁惠王下篇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知人之明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微疑豈其然乎深疑蓋疑之也問

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鱷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太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峰饒

集註時與人為善

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鱷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太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峰饒

命言一曰

三

子曰臧武仲云云蒙引云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此以字與公山弗擾以費畔之以字同○燃犀解云以是挾據的意求為後是請為魯君立他後嗣吾不信也決言其要君

集註

武仲得罪奔云云通義許白雲曰魯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紇欲立為後訪於臧孫紇此紇即臧武仲武仲為之立紇為後是為季許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幼子名羯其御豐點好羯及子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之報讎而成其事孟孫卒公鉏立羯為孟孫後孟氏因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葬借入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士從已而觀子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於齊既而歸防使來

氏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吳氏曰稱其主曰夫子意猶對遺伯玉使者然公明盛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遺伯玉使者但為謙辭以對並以彰其主之美為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此章去字正武仲無君之罪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即公鉏而愛悼子

告於魯曰紇非能為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士從已但慮事淺耳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其兄臧為為臧氏從武仲遂奔齊此事按左氏或代以他語寫直意又曰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尚留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為立後則必據邑以叛是要君也細註季武子無適子左

之子公彌長又云庶出而長愛悼子又云即紇亦庶出而幼武子愛之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家司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孟氏之御謂公鉏苟立羯莊子庶子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孟孫長子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辟婢亦反藉除於臧氏辟策藏也於臧氏借入除葬道臧孫使正夫遂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二人乃宣叔娶鑄國所生與紇兄弟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太蔡焉天龜出蔡因號太

致大蔡又云以致於責也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用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太蔡納請其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與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也

納請又云請立後也

也

齊齊○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罪之大者也武仲之

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

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聲而不好學也慶源輔氏

於智而不知學不鑿以為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

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楊氏曰武仲

以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

里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

春秋誅意之法也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

先祀為賢故夫子正之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

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

范氏是直指其心而言楊氏是辨其迹之似而發其心之隱而言二說兼備至矣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誅其用意之奸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此章夫子發桓文之隱

晉文公名重平耳齊桓公名小白諱詭也二公皆諸

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為假仁心皆

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

此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蔡

楚而先事侵蔡潰蔡者先破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

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

集註好知而不好學陽貨

篇云好知不好學其蔽也

蕩楊氏曰云云存疑

云楊氏誅意之說亦是為

他據邑以請其詞若順其

意實有所挾當時之人都

未見得他意思故夫子聞

之亦誅意之法也○蒙引

云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在當時人未必知其要君

也夫子是闡幽之意誅意

之法明臣子之於君父不

可干以不順所以正天下

之大法也要處在以防二

字誅意正在此非夫子不

能為此言○通義史氏曰

范氏是直指其心而言楊氏

是辨其迹之似而發其心之

隱而言二說兼備至矣

子曰晉文公云云燃犀解云諱是行事詭詐凡陰謀取勝皆是不正是不由正道正是行事由正

道凡仗大義以服人心皆是不諱不尚詭詐也○又陳慧生曰既曰正而不諱夫子則無貶詞矣

何必為誅心之劍乎○顧太初曰正者正其行事也非大中至正之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

功而言也○合喙云此見

伯術不足尚也正諱是論

其行事不論其心術若心

術則皆不正矣夫子亦非

是取桓公之不諱但以見

晉文公之尤甚耳○發明

云正而不諱者對晉文公

而言曰心皆不正者對王

者而言王者繼是天理用

事一切不用私智故曰王

道本於誠意○淡說云自

二公而論之晉文公則諱

而不正觀其楚圍宋也則

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採楚

釋宋也則復曹衛以獲二

國之交比之齊桓公諱而

不正也齊桓公則正而不

諱觀其楚未服也則問以

王祭不供而責以尊王之

義楚既服也則退師于召陵而責以如師之盟比之晉文公正而不譎也○揚升菴集四十五云桓文譎正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舉莫大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為理長集註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不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集註

晉文公云云圖史合攷云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周唐

叔虞之後獻公之子也

齊桓公又云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太公之後釐公次子也

執言通義吳氏程曰執言易師卦利執言程傳曰奉辭也

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細註及諸侯諸侯陳蔡鄭許也

彼善於此孟子盡心下篇云春秋

相及也死壯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喻地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管召康公命我先君犬音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來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兆至於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包裏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裹匭匣盛之以貢周王祭不共音供無以縮酒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濟漢水船壞而溺死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師進次於陘楚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使大夫請盟師退次於召陵次於召陵之地以聽楚成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

告急宋公孫固告急

楚始得曹曹初服楚

侵曹侵者無鐘鼓之師也

使子玉去宋子玉去宋所

謂釋宋圍者也

死春宛春楚大夫

君取一君晉侯也

臣取二臣謂子玉也

宋如晉告急孤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戌殺以逼齊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以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去聲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公所率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館舍

集註發其隱發明云註中
隱字事跡之隱也二公之
伯事之顯也人所知也○
諸理齋曰隱非心術也指
其事之正譎人不及知處
若心術則皆不正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評論伯者而
見其處事之不同

子路曰桓公云云燃犀解
云糾是桓公之弟齊襄公
之子仲忽將輔糾以定齊
而桓殺之召忽子糾之臣
死之不忘同事之情管仲
亦子糾臣不死忘射鉤之
恥脫掌阜之囚不死于難
曰囚前叙事而以已意斷
之故加一曰字未仁乎疑
心之私而未仁○文林貫
旨云死之是死子糾之難
曰是子路之言○楊明云
仁指理言子路疑其害理
而未仁

也食楚君
之穀三日

二君他事亦多類此

新安陳氏曰上引一
事以著其實此節一

事以推
其餘
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慶源輔氏曰桓公責
楚以包茅不貢及昭
王不復一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
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
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
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
桓正而不譎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
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
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猾夏孔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
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
有歉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新安陳氏曰二公
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稍優於文耳晉文固
譎齊桓亦非純乎正者若粹
然一出於正其惟王道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此章李太管仲之功
糾居黜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

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

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太
夫戍守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不至
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
生公子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

左

公繼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襄公庶子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庶弟來奔九年春雍廩齊大夫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他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僂音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相可也公從之

得為仁也 問集註謂忍心害理不得為仁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側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仇謂相桓忍心謂

子曰桓公九合云云燃犀解云九糾同謂糾結之使合以共尊周以用也大義服之不用攻戰九是內謀外斷之力其字指仲仁字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功非以心言見列國大夫讓以仲仁重言以贊之○講述云五伯桓文為盛桓比文尤為近正焉當時督率諸侯使歸約束只是信義服人故不以兵車此皆管仲輔相之功也仁謂仲之利澤及入即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之意如其仁謂當時誰有如仲之仁即微管仲吾其被髮之意一說謂怨之死寧如神之仁未是也○合喙云如其仁如其仁言人不能知之也泛指外國大夫言不可以召忽來比○王觀濤曰誰如其仁就春秋時說○存疑云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

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弗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常與魯盟於莒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峰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字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是事功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評論伯者之
佐而稱其功仁以事功言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

使展喜犒師曰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
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載書在
盟府大師職之職也太公為太師兼主同盟之官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
其災昭昭不以兵專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
舊職也

仁者又再言以深誑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

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
合諸侯不以兵專乃知其

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四夫四婦之諫亦無也
○宋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
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
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專之文而為之說

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為是
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
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
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
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
功有足褒爾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仁之
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
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
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
之後或違之○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
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宋殘
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
仁者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慶源輔氏曰仁者
安仁蓋天理渾然無一息之不存無一物之不體管
仲之於德其違闕者多矣願何足以語此然彼桓公
糾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

子貢曰管仲云云燃犀解
云非仁亦指忍心害理言
與是疑詞○存疑云召忽
之失在於輔糾不在於死
管仲之失在於輔糾不在
於不死蓋糾不可輔二子
不可以死可以無死也

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效矣。○蔡氏曰：子路舉忽之
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仁，仲為未忘天子答
以神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
此而言之非，許仲以仁也。下章四夫四婦之諒亦
指忽而言。○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
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
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
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
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
以曉子路，而因以箴之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慶源輔氏曰：子路
勇者也，故有取於

子曰：管仲相云云存疑云子貢罪管仲重在又相之故，聖人先承其又相之言而解之。○講述云：
匡止也，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分，攘夷狄以正華夷之分，是謂一匡。自至今人皆知臣之不可無君，
夷之不可謀夏，總受管仲之賜，被髮句不單承攘夷言，當時若無管仲一匡之功，則天下已無
君臣華夷之名，分就與夷
狄一般，此見管仲利澤甚
大，不可以為朱穆。○燃犀
解云：到于今字是自管仲
至孔子時之民受賜是受
一匡之賜，吾字猶言輩。

子貢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
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

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大鼓，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誨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衽，衣衿通義云衽音今本作衿，衣系也，即衣小帶。

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宋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

豈若匹夫云云白虎通云
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
其妻為獨陰陽相成之義
也○風俗通云一晝一夜
成一口一男一女成一室
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
令人單衣故言定○煥岸
解云庶人無妾媵一夫一
婦相匹而已○又云夫婦
是無識見者○揚明云自
經是自縊而死因投其尸
於溝瀆○瀆韻會云從谷
切說文溝也○通義許白
雲曰或問匹夫匹婦之為
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
仲自信其才足以有為而
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圖後功既而果有霸功之效則是其相桓也不害其仁矣豈如小人
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所哉子貢之問元不及召忽而匹婦又豈可指召忽而言則聖人之
意可見矣

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
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子問管仲仁乎則所
以告之者異矣○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
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
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
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通考宋氏公遷曰
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
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
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
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
桓之有盜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
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
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此句與前句同世之仇矣然左傳子糾實兄小白實弟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子糾朱子之言豈未
詳考且要之夫子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之說還是取其功焦芳侯曰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
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
據此以糾為小白弟然荀
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
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
合蓋文帝為厲王兄特避
就以為之諱耳考之管子
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
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
廢吾所立奪吾糾地雖得
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
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
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
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
欲相與定齊國以全子糾
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
于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
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
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
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
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
曰管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
子白經於溝
瀆人莫之知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前漢淮
南厲王

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
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
數之曰管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
殺其弟以反國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仲私
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
死實當
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
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

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

程子曰桓公云云瑯琊代醉編云朱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仲之與
桓不可同世之仇矣然左傳子糾實兄小白實弟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子糾朱子之言豈未
詳考且要之夫子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之說還是取其功焦芳侯曰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
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
據此以糾為小白弟然荀
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
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
合蓋文帝為厲王兄特避
就以為之諱耳考之管子
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
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
廢吾所立奪吾糾地雖得
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
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
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
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
欲相與定齊國以全子糾
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
于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
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
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
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

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

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
事未可知不若令人憐之
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
公子也于是鮑叔傅小白
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
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
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實
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
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
凡此文皆子糾爲兄與當
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
決按史記襄公次弟糾奔
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
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
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
於釐公觀兩次字兄弟之
序可見○通義具氏程曰
按程子以糾爲桓弟而杜
預謂之庶兄蓋杜氏本公
穀莊苟等書而程子據春秋
經文及淮南厲王傳中齊桓
殺弟之語程謂春秋單書糾
而小白係以齊與桓十年書突書
鄭忽同例故糾但稱魯納而
小白從國逆書入是則小白
之立正而糾不當立明矣豈
非薄昭之語得其實耶左氏
經於糾上誤有子字之加幸
公穀傳註可訂也

恩謂管仲有功云云鳳洲筆記卷二曰自程叔子之以爲玄成之事唐太宗與管仲異而紫陽因之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叔子之曰管仲知非而反正聖人取其反正也愚以爲此皆不熟於史之過也按左氏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小白僖公家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然則糾與小白俱僖公之庶子而糾爲兄何以不當有齊管仲何以稱知非而反正也且身傳子糾與小白戰以競齊不勝而死之何祥也夫子以攘夷尊周之功大而不責其死曰仲傳也猶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爲隱太子官臣則不然高帝令之也當是時可以迂而爲他官或下移而爲秦齊之國屬且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委質從一者比也始玄成

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唐書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珪不能輔導流寓州太子已誅太宗卽秦王召爲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爲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聞吾兄弟奈何至卽秦

王闕間也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重也其直無恨意卽位太宗卽位拜諫議大夫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輔太宗則不以相掩可也問程子可也亦曰前說非是可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爲不可矣曰便卽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兄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耳是其不死始知前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末仁不如九合之仁也答子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諫自經於溝

而後有功致太平則不以相掩可也問程子可也亦曰前說非是可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爲不可矣曰便卽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兄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耳是其不死始知前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末仁不如九合之仁也答子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諫自經於溝

之與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王助重有奮矯勢勸其立功以身安而已玄成門之躐血玄成固未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鉤也秦王正東宮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管仲之於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為大玄成次之亦不得言無罪也玄成為小仲甚之雖然玄成嘗從李密歸唐而為秘書丞已使黎陽陷竇建德遂為建德之中書舍人矣而獨責其始建德何也故吾所以輕玄成於管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伯者之佐而稱其功仁以事業言仲非仁者而有仁者之功

公叔文子云云蒙引云大夫僕本公叔文子之家臣故曰云云同升諸公者文子薦之同升也○燃犀解云臣是文子家臣大夫是後權為大夫僕是其名也事實無考○又黃維章曰此節書法

最高未嘗言文子所荐而荐者之賢自見○合喙云僕與文子同升諸公曰大夫者自後來而言亦書法

子聞之曰云云考實云按文子卒其子請謚君曰昔衛國凶創夫子為穆與國中創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所衛國之政修其班列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謚貞惠文子此文子謚之故也不是為荐僕之故夫子因他又有此一事故云莫論文子別事之可稱○燃犀解云聞之是文子沒後夫子聞此荐僕之事文指心事光明言○存疑云文子之謚文不在於薦僕聖人聞其薦僕之事而稱其無愧文也

文者順理云云蒙引云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講述云夫以已之私臣而荐於公朝是不蔽賢也以家臣之賤使與已同升是不忌賢也即此一事便順理成章故曰可以謂文矣文

言言十四

潰而莫之知豈若云者是以神之不死過於死也故嘗以程子之說為正而以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改過曰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可於害仁耳○雲峰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管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管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音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

文者見公治長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

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嫌焉○洪氏曰家臣之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

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

事君三也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

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耳○雙峰饒氏曰今之所謂謚法未以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

文者順理云云

是成章只順理二字所謂

錫民爵位與三善俱不必入講

引云洪氏註文子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不可謂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許之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進賢之美

子言衛云云鼎商云言私議也○圖史合攷云衛靈公名元衛襄公子其先康叔之後也○合喙云無道相篡倫失序紀綱不張等事○王觀濤翼註云子言靈公無道蓋所言不一記者約其大旨如此○圖解云是字指無道

孔子曰仲叔云云蒙引云本文仲叔圍二句○子言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

是亦無愧於文之諡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新安陳氏曰說者以文子得諡之故見諸檀弓夫子聞其與家臣同升諸公則是文子薦僕之時非身後也諡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諡爾此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既諡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舉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諡取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諡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此言見凡人所係之重扶音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矣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

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胡氏曰圍即敏學好問者賈即問與竈者

鮀即以後免於今世者如圍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後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奉奉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入庶或可以有為爾

○雙峰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啟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邊豆靜嘉牲牲肥膾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

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

集註雖未必云云蒙引云未必賢賢以德言其才可

用只取其能也

詩曰無競云云朱傳云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用人之效

子曰其言云云燃犀解云言是無忌憚言語不作是無羞愧心為是行難是不能行其言○又云不是要人緘口結口正要人竭力去做事以免此內愧○存疑云凡人有必為之志其於言也必度吾所能行者言之所不能者必慚愧而不敢輕言如是則所言者皆所能行而為之也易矣若放口大言如曰我欲為弄我欲為舜略不慚愧恐我這箇行不得此是全無必為之志不自度其能行與否而胡亂說出全不思這個原我行不得底如何行得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教人謹言以為行為之本

見聖人下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

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

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其強於用

日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

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

人則孰能禦焉

子曰其言不作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教人謹言以為行為之本

陳成子云云蒙引云崔子弑齊君陳成子弑簡公此皆記者之辭如春秋法則名之矣○燃犀解云首標陳成子書謚書則恒之終于失計可知這是記者書法

成子云云圖史合攷云陳恒又名常謚曰成子陳完之後也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燃犀解云完奔齊改陳為田故陳成子是為田成子簡公合攷云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也

○說苑云簡公有臣闕止公寵之田成子憚之御鞅諫公曰闕止不可並也請擇焉弗聽田常果攻子我於庭弑簡公於舒州簡公喟然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也

踐其言豈不難哉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訖○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為而言

陳成子弑簡公此章見夫子欲明君臣之大義

成子齊大夫名恆胡登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

公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子

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

子我即闕止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

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親久矣子之伐之將若

孔子沐浴云云燃犀解云
沐浴是積誠以感動之意
陳恒即陳成子弑其君見
理法所不容○披雲新說
云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孔
子未嘗一日而忘魯請討
陳恒在春秋絕筆後可見
其雖衰之甚猶欲行周公
之道也

公曰告云云燃犀解云使
天子告孟孫叔孫季孫分
明魯君亦假聖人以警三
子意勿作君權不振看

孔子曰以吾云云燃犀解
云知君之意出而自言○
先進篇云以吾從大夫之
後宋註孔子時已致仕尚
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君曰告云云揚明云此句
是孔子述君之言欲使三
子亦知君冷臣共

之三子告云云燃犀解云
告兼出以陳恒弑君魯公
命討之言○文林貫目云
不可見三子不從其請意
○合喙云三子正幸成子
之成以張已之勢不欲自
去其黨也故不可其請也

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雖辭不告
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討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側音戒以告君重其事

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

公討之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

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
有殺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

告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

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

集註所以警之者深蒙引
云自當時觀之孔子此請
亦無益矣自今日觀之孔
子此請至今猶足以寒亂
賊之膽而析其不臣之心
且在當時三家聞之亦能
無凜凜乎故曰其所以警
之者深矣

陳氏聲勢相倚故沮

在呂

其謀而夫子復

扶又反

以

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
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

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
不欲往害何哉宋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
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天義詔之取理明義正雖或不
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
則是可否之權決于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
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
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
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
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
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
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
恆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

程子曰左氏云云知新日錄高中玄曰左氏所記安得非孔子之言事顧所舉如何耳如所舉非

義不待言矣誠爲義亦必
用力而后能濟則力皆義
也子待三軍則誰與曰必
也臨事而慎好謀而成者
也若不審彼已不量勝負
而徒曰義舉迄無成事聖
人固不若此迂也蓋當是
時孔子豈徒較分還以此
可克之勢勸魯君冀其肯
爲以成討賊之事蓋亦莫
非義也後世儒者但言義
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說非
義而豈知聖人以義用其
力以成其義乎

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新安陳氏曰
以吾已致從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
爲君卿大夫者當

何如警之在此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

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

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

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

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

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

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胡氏曰春秋云云蒙引云
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章
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
爲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
不及也此言不必附集註
○丹鉛錄九云孔子沐浴
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
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則可
也是病聖人之表盡也果
如胡氏之言則不爲於君
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不知此理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救亂之意

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
將不復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宋子曰程子
之意以爲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弑逆大惡
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謀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
乎而其爲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
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
強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
下之公義爲中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以
衆人之腹爲聖人之心耳○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
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
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
而朝敬其事以上天意也

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問程子以爲必告之

天子胡氏乃以先發後聞之說何耶宋子曰考之春
秋先主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

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
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
迫遠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
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
之相去也遠其事幾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
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
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
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雲峰胡氏曰
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
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厚齋馮氏
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恆之事
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新安陳氏曰
沐浴而朝蓋欲齋戒積誠以感君心也獲麟在哀公
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
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
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

子路問事云云揚明云勿字禁止之詞○脉云勿字要看得細勿欺是事君第一義須說得濶欺君乃自欺也勿欺從誠意工夫來就事君上說犯只勿欺中一事○蒙引云勿欺也泛言犯之指諫諍言○又云子路好勇多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如使門人為臣一事亦是欺則勿欺固子路所不足者○徐岩泉曰人臣非真有致主之忠自是不敢犯何則利害之念易萌也則不能犯顏○徐微茲曰勿欺犯忠以用其直也必使吾之精白而可孚於君則其犯也為信而後諫不至徒觸人王之怒耳不然以暴揚君過為犯即自負忠而不知已大不忠矣○淺說云人臣之事君也必盡吾心之誠而無懷欺罔之心如進言于吾君也則必盡其心以告之而是非利害不敢以二其說如宣力于吾君也則必盡其心以為之而始終夷險不敢以二其心至于君有過也則犯顏極諫務

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

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問子路

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之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欺耳○宋子曰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勇便解怨地否曰是焦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禍則近於欺矣要之雖不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勉齋黃氏曰偽言不直

欲其君之向道而後已雖言出于口而身就戮不顧也面折庭諍必欲其君之志仁而後已雖朝秦疏而夕收斥不恤也能如是則事君之道得矣

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為戒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雙峰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令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

是欺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

汙身下

宋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道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

如曰流於汗下則不得謂

一技之小人其所達者在道

藝此則大受小知之別也

如曰流於汗下則不得謂

一技之小人其所達者在道

藝此則大受小知之別也

如曰流於汗下則不得謂

一技之小人其所達者在道

藝此則大受小知之別也

如曰流於汗下則不得謂

之達矣○瑯琊代醉十一
云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
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
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
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
身之業故曰下達矣

集註曰進乎高明云云蒙
引云達一也朱子於上達
則日進下達則日究上下
之義也皆有積漸至極之
義○又云天理本自高明
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
理故日進於極仁極義極
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
本自汙下也小人徇乎聲
色貨利之人欲故日究於
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汙下
之地矣高明汙下者此本
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
文達字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見趣之異

子曰古之云云宜照解云為者殫精竭已之謂○甲第云為已只在身心上做工夫不求人知意
為人只是外面粉飾○蒙引云此章先要認箇學字然後及於為已為人之辨孔子之時學者所
學之事尚是正學但視其所以則同觀其所由則不同○淺說云古之學者務內而不務外務實
而不務名道未明也則致
致焉以明其道德未立也
則查置焉以進其德惟知
為已而已今之學者務外
而不務內務名而不務實
道未明也則汲汲焉欲見
知于人德未立也則汲汲
焉欲求知于世惟知為人
而已

集註程子曰云

云講述云程子曰古之學
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吾
以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
仕者為已其學為已則其
仕必為入其學為人則其
仕必為已此與成物喪已
之說互相發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鄱
陽朱氏曰此章即人為學
之心而歎世俗之衰

卷之四書大全

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
汙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沈
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
差些字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
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
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循天理
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汙下上達下達
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
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
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
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汙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
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沈而愈卑○南軒張氏曰
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
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雲峰胡氏曰夫子嘗曰下
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
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已欲得之於已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輔氏曰為已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欲得
之於已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
之於已欲得於已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已

子兩段不同宋子曰前段是低底為人只欲見知於
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為
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為那人不得未後連已也喪了

愚按聖賢論學者
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

者於此明辨而曰省下章同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

從矣宋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別直

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

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雙峰饒氏曰此

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

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末

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

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

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

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新安陳氏曰同

學也為己為人之間古今之不同如此

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

○濂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孔子居云云事出史記見序說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濂伯玉使入於孔子下同

按莊周云云蒙引云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歲歲變新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註皆以為莊子亦適然之謬○通義許白雲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更一年則德又進而化於理心既能化於理則自然覺五十九年之非但化之為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非者愈進矣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稱美下儻能知君子之心

謂淡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

乎以重直用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曰

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則陽篇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與

屈同之以非也○朱子曰化是舊事都消融了無回滯○雙峰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

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下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

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

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淡有得於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矣○雙峰饒氏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意味淡長學者常存此心乃進德之本也○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足不謂己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淡賞之○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俟其出而稱之者二南宮适出伯玉使者出是也俟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從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無非教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通考宋氏公遷曰使者以願學之心稱伯玉可謂知賢者矣若公明賈

子曰不在云云章圖云右
第二十七章鄒陽朱氏曰
此章以分限言

曾子曰君子云云燃犀解

云思是心中思慮位是止
境不出是還其無思之境

○四書千百年眼鄭孩如
曰此位字以素位之位

言富貴貧賤等位是也然
此言原出艮卦象辭以吾

心之真位言家所謂止其
所之所字中庸所謂知三

之止字由此言之思不出
位之位就休言性也素位

之位就用言性之所率也
○脉云此章與素位不願

外不同要着思字思止於理而便是不出其位即天理之所也君子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

處亦止其處○會心朱以九日從心所欲不踰其矩矩即位也喜怨哀樂發皆中節節即位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以分限言

以時然後言以下三者稱父子則是以德行之
美贊之不幾過其實乎故夫子一信之一疑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已見泰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太象傳辭曰兼山曾子益

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

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南軒張氏曰位非獨

職位大而君臣父子

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

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

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

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

則為出其位矣○雙峰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

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

不出其位位字比上章又說得闊如為人子則思孝

為入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富貴素貧賤則

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雲峰胡氏曰艮止也思
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
通考宋氏公遷曰思以事言餘如不曰如之何如之
何一章亦主於臨事之思而言也但再斯可矣是思
不可過吾末如之何是思不可不熟一則因文子三
思而言一則為世之率意妄行者而言二章皆所以
示戒也

子曰君子恥云云知新日錄高中玄曰言而過其行是誕言也故君子恥之猶云恥躬之不逮也○合喙云言非可恥慮不能行故常以爲取過有勤勵意行豈可過必求願言故常欲其過

子曰君子道云云文林貫旨云此章明言行之當然○燃犀解云君子即下仁智勇之人道即成德之道無能言沒有一件做得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此章勉人致慎于言行意

乎儉之過謂力行也○勉齋黃氏曰言易放故當取行難盡故當過○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通必如集註釋爲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雙峰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淨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淨於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三句解見子罕篇○宋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

子曰云云燃犀解云自道自言也是夫子自道其本体○揚明云自道猶云夫子自說自己的話蓋已契聖心之虛體矣勿作謙辭○蒙引云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緝緝乎其有餘矣不可以言字當謙字○直解云自道者此乃夫子自言其實有者如是耳而乃以爲未能蓋聖不自聖之心○鼎商董思白曰自道只不自知其能若說夫子謙已故自道是知其能而假爲不知也豈所以爲聖人也

子曰夫子自道也學者之意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

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胡氏

學之序以智爲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爲百行之首○覺軒蔡氏曰以仁爲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爲先猶自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爲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新安陳氏曰覺軒解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比並而答以此言也

子曰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章圖云右第三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詞自

成德之序言達德又曰中庸之智仁勇是以三達德教人此章之仁智勇是不敢以三達德許許

子貢方人云云燃犀解云方人是比較人品學問高低意○甲第云賢者指自治有餘言○揚明云乎哉疑詞非定指為賢○知新日錄徐岩泉曰賢乎哉不

是許他夫子謂賜也將以此為賢哉君子之學只在反己自脩之不暇而何暇友人註雖亦窮理之事不是○鼎齋云賢以自治有餘言不暇以自治不足言暇字是學者大病聖賢惟且不足何有暇日夫子抑子貢只個無暇字要玩

章圖云右第三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責弟子為學用功之失子曰不患云云燃犀解云不已知是不知己之學不能是學問不到處○文林貫貫云不能是不不能進德修業意○圖解錢希聲曰不日知也而日已知全是自己精神十分透徹然後從而應之

聲之空谷傳聲萬川映月舍自己便不能作影响矣註此章凡四見學而云云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云云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云云衛靈公云云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及時自脩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章圖云右第三十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己之學

子曰不逆詐云云四書千百年眼王陽明曰此是夫子教人致良知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覺入之詐與不信也千古正脈古道破○存疑云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

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

故褒之而疑其辭復扶又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

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

簡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責弟子為學用功之失

子曰不患云云燃犀解云不已知是不知己之學不能是學問不到處○文林貫貫云不能是不不能進德修業意○圖解錢希聲曰不日知也而日已知全是自己精神十分透徹然後從而應之

集註此章凡四云云通義許白雲曰集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

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形句而文皆有異新安陳氏

曰四見者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所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與此章為四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

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

正言而已也○雲峰胡氏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鑒示全誠待人心意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

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宋子曰凡抑字皆言雖不逆

不德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

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

不德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扶音不逆不德而卒為小

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宋子曰逆詐是那人不

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

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

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

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

集註自然先覺會心父應我曰若有意求覺即逆億矣有意與逆億爭先即後矣朱註自然先覺之字妙不足觀也已秦伯篇曰其餘不足觀也已

章圖云右第三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誠者之明

微生畝云云燃犀解云栖

栖是依依然求親于人如鳥亦枝不去之貌無乃與何為字相照應依如佞佛佞侍之佞工為媚悅以求合也無乃二字非直指夫子為佞設佞之一字以探其可為栖栖之意若果佞則無不合矣又何以栖栖

○講述云栖栖猶云依東依西佞謂好口阿入取容也○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栖栖非長傍人之謂乃言其周流不定之意佞字註訓作口給悅人微生亦是箇有意思的人豈有以悅人疑未予乃謂其多口說以求合耳

則不可也。○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為逆詐未見其事而度其必不實故為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度而以先覺為賢者理明故也。○雙峰饒氏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雲峰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姦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姦其斯為誠明之君子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此章聖人憂世之心與平聲

集註微生姓云云圖史合

攷曰通志氏族略云微生氏猶今人曰某生也微生畝魯武城人或曰微生高之族

爾德孟子公孫丑下云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依依通義兵氏程曰依依親附不捨之意

孔子曰非敢云云燃犀解云非敢應無乃字疾是惡固是固執不通果于忘世意○知新日錄李南黎曰疾固是聖人自疾非疾微生之固也非敢為佞二句當平看言吾固非敢為佞以求谷而亦無樂於固守以抱高仕止久速付之無可無不可耳

章圖云右第三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隱者之詞而見聖人憂世之心

微生姓故名也故名呼去聲夫子而辭甚倨反居御蓋有

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

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

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淡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

慶源輔氏曰為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通

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微生之言雖倨而疑

夫子之言雖恭而決○雙峰饒氏曰栖栖易之栖

禾而不去然故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

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故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

亦奚足尚哉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

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發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一者雖不

子曰驥不稱云云燃犀解

云不稱其力不在任重致

遠之力○講述云驥能千

里豈不有力然所以名為

驥者却在力而在德德

調良閑習不齧不蹄易於

控御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五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明才德輕

重而致勉人之意

或曰以德云云淺說云人之有怨於我者吾則棄其怨而以德報之何如

集註今見老子云云通義許白雲曰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注仁當作民謂是寬愛己身欲勞息禍患之人也

子曰何以報德然犀解云何以是反詰辭有報施不得其平意以直報云云知新日錄高中玄曰問以直報怨何以曰直曰知証襄羊之非直則知直矣曰以直報怨固有報之道焉依註所云乃泛然之理非以為報也彼有德者既以德報之矣有怨者愛憎取舍一於至公而無私矣其于無怨無德者則又何以處之何以為直然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出於于心之公得其理之正斯為直而已矣○講述云以直報怨至公也依蒙引說理當愛取者即愛取之而不念其怨理當憎舍者即憎舍之而不避其嫌全不于著怨上是謂至公存疑謂理當愛取者是不當報便不報理當憎舍者是當報便報之此說猶是私意○疑問云不在天理曰直一般是怨有怨之小者理直當忘之不報可也有怨之大者如不共戴天不共同

可關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為粹也○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真言其才而真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真以德為主也○雙峰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入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怨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

之報之以是理可也是之謂以直報怨若說愛憎取舍一於理而無私將何以施之無怨無德者耶云云

○通義許白雲曰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讎怨也兄弟交遊之讎亦然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讎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朱子答或問言

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仇或與其入相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怨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置輕重於其間集註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皆盡且如我當進退人才之狂而所怨者在下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如當議論人才評品德藝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之凡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於其間所謂直報之也又曰聖人言報而以德怨對舉者蓋君子之心正欲不存私意私意不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

矣前曰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心而有二得為君子乎故夫子不許

通義東嘉史氏曰集註是就事上說怨有不讎有之一字便見當仇而仇不當仇而不仇之意而或問雙峰之說皆已該於此一字之中矣所謂一字當百千字者即此是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論報施之道而見聖人公平仁厚之心

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新安陳氏曰讐報者不以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

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芳服如造化之簡易易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問以德報

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已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

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無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

集註怨有不讎云云

集註怨有不讎云云

集註怨有不讎云云

集註怨有不讎云云

集註怨有不讎云云

如庚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
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
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
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
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以德
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
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
邪則引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
矣○雙峰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
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
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
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
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子曰莫我知也夫燃犀解
云莫我知是心下有獨知
之契在没人曉得○文林
貫旨云也夫二字有慨嘆意

惟發子貢之間蒙引云此發字與下文故特語以發之之發字不同

子貢曰何為云云蒙引云言人所不知子者安在下學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行一善
事明日行一善事久則自然知天立命而萬境洞然矣○衍明云知我者其天句猶云默契耳言
我心與天相為默契而又
孰得而知哉○存疑云天
是蒼蒼之天天者理而已
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則其
理與之相契故人不及知
而天獨知之天若作理說
不是理無知何謂能知聖
人○知新日錄徐岩泉曰
人事中有天理是上達○
蔡職伯曰下學上達非二
層下學是人事上達是天
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
非下學是下學上達是上
達亦非下學之功已畢而
後能上達無時無處不足
下學功夫便無時無處不
是上達學問可見可為可
思皆下學也而不可見不
可為不可思之至理即此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谷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

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

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淡味其語意則見其中

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末之遠而末之近此固無異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

而寓便是上達無精粗亦無先後也是下學只在上下達中非下學之外別有一層上達也○林子曰聖人之心與天通矣故曰知我其天易曰言行君子之所動天地也可不慎欤故一行之有愧于心是一行之得罪於天地也一言亦然也朱子曰勿求人知而求天知是之謂也○通義金仁山曰此章兩知字相應但二天字似不同上意方言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下文又說知我者其天乎豈前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前是氣數之天後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與及細玩集註中却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曰於事上見得理透便是上達天理與我默契便是天知○淺說云吾之所為初無驚人可喜之事而致人之知也彼窮通得喪係乎天者也人或不得乎天則必怨

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爲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大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慶源輔氏曰已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已者既盡則天人無有不應者聖人與理爲一自然無所怨尤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御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聖門自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他知得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便自住○如子欲無言子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了只是不會有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他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子貢便無這處○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問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爲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

天吾則不得于天而不敢怨于天用舍予奪係乎人者或人或不合于人則必尤人吾則不合於人亦不敢尤於人但知盡其在而我而已如理有未知也則即物以窮其理而求知其所當知事有未能也則反躬自責以踐其實而力行其所當行然事中有理理不外事吾能即物以窮其理將見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致久則馴致於豁然貫通之地吾能反躬以踐其實將見踐履且熟則契悟日深久則漸進寸知性知天之境吾之所為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如此然則知我者其惟人乎蓋天者理而已我所為一循乎天而不敢違乎天如此知我者非天而何○集註人不

及知云云且照解云人知便有可見可聞天知何曾有見聞可言此正是人不及知之妙○幾足以及此蒙引云幾足以及此此指其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習而不察孟子盡心上篇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云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

章圖云右第三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學以知言

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壹章便與理會第壹章讀第貳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白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揀那大底要理會其他却不管○問有下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下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來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

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斷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各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孔子當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入事之卑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問子貢不會問孔子告

之必有淡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却恁地說時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夫故知聖人祖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入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恁地就平易去做上達便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者似乎只是恁地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

細註克虞又云云見孟子公孫丑上篇

公伯寮想云云會心考云公伯寮魯人列代皆為聖人弟子而從祀追我朝程敏政奏考正祀典以寮不見家語且想守路非聖人之徒遂罷其祀○燃犀解云定公十三年子路為宰謀毀三都收其甲兵故李孫隨費叔孫隨郈皆子路之謀也公伯寮想之蓋以此故孟子不隨成子路遂去仕衛○合喙云力以勢位言謂操生殺之權○蒙引云夫子固有志於公伯寮言其心為寮所惑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若果如所云則子路之得罪於季孫者將益多矣不知如何

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上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查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通考宋氏可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為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不怨不尤不足以言聖人故也故充虞又聞於孟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其所謂君子蓋通聖賢而言者也

○公伯寮想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惑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

集註公伯寮云云圖史合

攷云史記公伯寮即申繆字子周或云魯人子服

氏云云人物備考云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孟

氏支庶孟獻子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伯生景伯肆陳尸正義曰秋官卿士職云協曰刑殺肆之三日鄭玄曰肆猶

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也

氏曰大夫云云應劭說也子曰道之將云云燃犀解

云道將行自入有用我之札言命也指氣數之通言

道之將廢此句泛說勿指察說命也指氣數之塞言

○又云命非于路之命亦非夫子之命乃國家氣運否泰相關之命○脈云命以氣數言行廢夫子只說道與命並不說及自家○存疑云言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寮固不能使之廢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其實非寮所能廢

○蒙引云上二句且虛說不必因謝氏說便以寮之想不行爲道之將行以寮之想行爲道之將

廢若如此說如何再說得公伯寮其如命何一節

際則不待決命而後泰然也蓋命以氣言聖人則以理爲主惟道之安而命由我出何待決於命

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是爲衆人設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處患難之道而以命決之命以氣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

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

寮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

察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

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新安陳氏曰想讓譖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與平

謝氏曰雖寮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景伯

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

有命又下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

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命爲天理

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

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

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

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

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

論語

三

細註孟氏於臧倉云云見
梁惠王下篇

皆有定數如命令然景伯欲肆察者義之激也未子
歸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疑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于
羔仕衛○齊氏曰子路非主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
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
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
裁其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臧申墮郈費者子路也公
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
禍福計而為吾道與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察於市
朝而孔子以為察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懸於
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察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
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孟氏於臧倉之沮魯侯亦歸之
天焉○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
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
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新安陳
氏曰天將使道之行察不能使之廢使察之愬得行
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怨天又何尤於察哉

子曰賢者避世楊明云賢者是不忘天下之人此二字貫下辟世是隱居待天下之清次是又一
等之意○燃犀解云辟與隱不同隱則一意隱遁辟則隱之中而不果于隱尤有不忘天下之心
辟世非高隱所以待天下之清也○通義史氏曰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特以身老則衰故
志有不遂矣沮溺則果於
忘世樂與鳥獸同群而以
辟世之士自居蓋知之不
明耳非夫子所謂賢者之
辟世也○蒙引云三箇次
字愚意只就世地色言上
說來然與程子說似不合
然大意却不背細看當見
得

○子曰賢者辟世
此章重隱世道之衰
下同
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子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
者不可必在
我者不可必也

其次辟地燃犀解云其次
只是又一等意次遇也非
次賢也辟地所謂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也

○子曰賢者辟世
此章重隱世道之衰
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辟紂而居東
北海之濱

去亂國云云脈云註去亂
適治治字活看蓋此邦明
知其亂而彼邦尚未可知
故適之以圖行道若真有
治邦則辟世者亦當出矣

去亂國適治
去亂國適治
聲邦如百里奚
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如衛靈公顧斐雁而
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細註如百里云云見孟子
萬章上篇

其次辟色燃犀解云色禮
貞也接遇之禮懈知其意
不在我也

靈云云見史記孔子世家
其次辟言燃犀解云言者
與君議論不合也

註有違言云云蒙引云小
註以靈公問陳為有違言
恐非本旨只是要扯來填
這一腔子耳違言是言不
相合也違忤也靈公問陳
孔子是見得他已無道復
志戰伐是等殺他不足與
有為故去之耳非有所忤
細註如衛靈問云云見衛
靈公篇

集註非有優劣存疑云程
註非有優劣以人品言
章圖云右第三十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如衛靈問陳
而孔子遂行

○程子曰四者雖以

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固非優
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
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

○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

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

公顧菴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

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厚齋馮氏曰桀溺

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為之撫然至是乃賢

辟世則道不行而無往志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

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

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

峰胡氏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章亦憂世之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

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慶源輔氏曰凡書所
載有當深索者不深
索之則失之畧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
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

也○湯海若曰夫子非與
其見幾有憂世憐才意○
正義曰鄭康成云伯夷叔
齊虞仲避世者荷蓧長沮
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

子曰作者七人矣淺說云君子之出處視乎世道之盛衰世道之盛衰驗于君子之出處今起而
隱去者有七人矣亦不為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燃犀解云何與辟異彼乃迴避此則奮
然決去無意入世也七人言其多也○又云數其人而不實指其人正有傷世而不忍言之意正
有感其人而不忍暴之意

○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承
上章起下條作與辟不同
辟者擇地擇時擇君辟而
有待作則謂天下無可為
之時無可處之地無可事
之人而遠引以去不復出
矣正指晨門荷等沮溺之
徒○又姚承菴曰作與隱
不同隱替伏而不出作見
幾而去也○莫中江曰作
乃見幾而作隱然天地閉
賢人隱之感慨也七字當
活看猶云十分中去七分
也○湯海若曰夫子非與
其見幾有憂世憐才意○
正義曰鄭康成云伯夷叔
齊虞仲避世者荷蓧長沮
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

避色者荷黃楚接與薛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集註不可知其誰章圖云

作者有三說橫深謂義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制法非有述於人者於作字若有情而遺文武亦不當曰七人矣王輔嗣蘇子瞻劉原父以為當屬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未張柳下惠少連然不當兩番重說且以隱逸之人為作起亦未妥包氏曰長沮桀溺晨門文人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與七八當之以上下章皆說隱辟相合然於作者二字終說不通此必有闕文誤字惟付之闕疑可也○朱以九曰作者制作也晦庵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知作不可以言隱豈有先隱於本土復走出外境為起去乎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曰述而不作按作字還應作興起制作看七人正蒙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也宋潛室曰夫子自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七

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

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

為之時也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大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宋子曰然○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

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歟○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巴○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

人皆作以垂教今我承七人之後只述而不作之意

章圖云右第四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記隱者以見世道之異

子路宿石門云云燃犀解云宿是止歇石門是道路之關門晨門昏閉門晨啓門關吏也○講迷

云奚自或云從何人而來

或云從何處而來自孔氏

或云自其家來或云從其人來俱通○知新日錄姚

承庵曰夫子亦知其不可

知其不可而為之全是悲

天憫人之意晨門素知夫

子心事故一問及便說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味

者與二字當不是詼諷若

說孔氏正是人之謂與意

思晨門掌晨啓門亦出而

隱於下位與儀封人之官

同其識見亦封人之亞所

以子路不與言亦不以告

夫子

集註石門地名

燃犀考云石門齊地春秋

隱公三年冬齊侯鄭伯盟

于石門今山東兗州府東

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有息哉擊

擊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磬上聲下可反又去聲蕢器也此荷

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

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宋子曰他

那人煞高如告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

既而曰鄭哉磬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

平州平陰縣西二十五里

山上有石門東西相向可

通行相傳為子路宿處

通義金仁山曰趙善舉與

地攷云石門在今東平之

境○圖史合攷云或曰石

門在齊北盧縣故城西濟

水之門皇甫謐高士傳石

門守者魯人亦遁世不仕

自隱姓名守石門王晨昏

開閉

章圖云右第四十一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記隱者之

詞以見高世文行

子擊磬云云蒙引云當時

自是衰世而孔子憂世之

心不能一日忘故於其擊

磬也憂世之心寓焉○圖

史合攷云磬以石為之○

又皇圖要紀曰帝嚳造鐘磬

又三禮圖云磬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筭篋謂之編磬

則搗經苦耕反莫已之已音

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經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表涉水曰屬攝衣涉水曰

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

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

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

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

虛說不是贊詞口氣猶云當此之時而猶有心於天下如此擊磬之人乎

集註黃草器也正義曰蕢草器見說文○蒙引云蕢草器也今草包之類既謂之器便是可用以

盛物者且與孟子我知其不為蕢也相協蓋蕢似履也

荷蕢者亦云云皇甫謐高士傳云荷蕢者衛人也避世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器以自食其力也

既而曰云云燃犀解云既者已然之詞鄙鄙陋無通達之識莫已知上下無交莫知其道○文林

貫目云斯已猶言即止

集註經石聲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此時夫子擊磬必是聲聲重而節數故有有心之譏○鼎商

云薛敬軒云經石是就磬聲中聽出他堅確的意思

以衣涉云云爾雅刑昺疏云以衣涉曰厲此衣謂禪也言水深至於禪以上為涉絲帶

以下為厲絲帶以下為揭○燃犀解云脫去衣涉水曰厲以手摳衣涉水曰揭○通義具氏程曰

按爾雅註則以衣之衣上衣也攝衣之衣下裳也以衣者謂釋下裳而以上之單衣涉水也○許

白雲曰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提也○古人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

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

衛風云云詩衛風匏有苦葉首章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朱傳云此刺淫亂之詩

云云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子曰果哉云云燃犀解云果哉言荷蕢者此言何其果於忘世哉信如此果於忘世亦不難但我

不肯為耳此正是擊磬的本心不可說聖人欲為其難○知新日錄姚承菴曰夫子說果哉未之

難矣不是嘆荷蕢之果只明自家心事若云要如此果於忘世亦何難之有只是天下忘不得吾

身亦欲為世用云耳詳現夫子與沮溺丈人微生等言皆只明自家心事並不曾刺人○又鄭申

甫曰果哉二句言果若子所云哉亦何難之有直指前面鄙哉所言

集註

視天下云云蒙引云視天下猶一家兼中國之外說中國猶一人說較近些一人又切於一

章圖云右第四十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隱者之詞而見聖人憂世之心

子張曰書云云蒙引云考之書只說命上篇云王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此便是書云云了不必要有成語朱子不解書何篇者以其無成文也○又云諒陰若依孔氏胡氏邢氏則諒為信陰為默而於不言二字為重複矣當依覺軒蔡氏說○又云大註云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此與覺軒註不同蓋未定之見○燃犀解云不言是不發號令

亦無所難矣

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費所能與哉○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費之徒見得一邊遺了丁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費初聞其聲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淡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諒陰天子云云通義兵氏程曰諒陰按尚書作亮陰孔氏釋為信默與後不及既練之亞室而遂梁庵總該三年亦不通矣故傳註以為未詳陰與闇其義一也白雲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茨覆苫杖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杜前有梁形稍如屋楹故曰梁闇

集註高宗云云燃犀考云高宗商王名武丁中興賢君也○會心云武丁即位殷大治故載於書中而高之謂之高宗

下文二年不言語意重複未是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為梁庵謂既葬而柱楹前不及未葬之商廬後不及既練之亞室而遂梁庵總該三年亦不通矣故傳註以為未詳陰與闇其義一也白雲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茨覆苫杖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杜前有梁形稍如屋楹故曰梁闇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陰之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在家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一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覺軒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楹謂之梁闇讀如鴉鵲之鷦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楹鄭氏謂柱楹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面命者如此

子自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

子曰何必云云燃犀解云何必猶云不獨古之人凡高宗以前的君皆然指三年不言君即上古人君薨天子之死○四書千百年眼云古人兼天子諸侯說

宰三年

百官亦兼王國侯國之臣
說○通義金仁山曰此章
當從禮記曰子張問曰云
云孔子曰古者天子崩王
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家語
尤詳古者天子崩則世子
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
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
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
也
薨白虎通云諸侯
曰薨薨之為言奄也奄然
亡也
集註冢宰大宰

也刑昺疏云按周禮天官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
以佐王治邦國叙官云乃
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掌
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
之屬太宰卿一人鄭注引
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已以
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
焉則謂之家列職於王則稱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
章云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云云

章圖云右第四十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居喪之禮
子曰上好禮云云蒙引云上好禮則自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為之設施無一步離了禮如此則禮
行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矣達於下則各安其分矣以禮驅之何不可使君自家不好禮而但
以禮驅人則所令及其所
好而民不從矣好禮該本
未言○燃犀解云上字泛
就為政者言禮字包得廣
凡自一身矩度以及庶政
品節皆是易使是知其分
所當為而易于制取不是
役使○宜照解云禮主容
分一邊說精神全在一好
字上欲人主以身作則之
意
章圖云右第四十四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明為治之
本而見禮之效
子路問君子云云文林貫
旨云君子指聖德言○燃
犀解云問君子之道如何
子曰脩己以敬云云燃犀
解云已非昏昧即放逸須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太宰

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

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始以為人君三年不言

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

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

入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

邪雙峰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

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

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新安陳

三年之喪云云中庸十九

氏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

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定此句出禮運故民易使慶源輔氏

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

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問禮何以

使之達雙峰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

之○雲峰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

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

民自上好禮自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

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如斯而已乎曰修己

登見黎黎聖學始於要

要修以敬者常提儆若思

光景為主于內既不使昏

昧又不使放逸則非僻無

由入而養成此精明之体

已獲得修整停當真是君

子提宗學問○文林貫旨

云敬是戒慎意備已猶云

把敬來備已○存疑云敬

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該

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

於爾動皆此敬也合內外

者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皆

此敬也徹上下者自一身

之備以至於百姓之安皆

此敬也

如斯云云文

林貫旨云斯字指修已以

敬言

曰修已以安人

燃犀解云修非空修一已

便是無象寡無亦大無較

慢之意故修已時節安人時也

百姓也百姓則盡天下之人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百姓猶已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已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

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豈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

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

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

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

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

曰修已安百姓文林貫旨云修已即以安

百姓不出脩已之外二以字最喫緊○

白虎通云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

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

姓非病百姓之未安抱見其重在修已上安人安百姓並不重○通義許自雲曰敬字是徹上徹

下工夫學而至於聖人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自修已而已至於臨事亦發於敬安百姓之事

雖大皆以敬行之若無敬

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

舜聖德巍巍亦心敬而已

堯舜猶病諸者謂堯舜雖

聖德而天下之廣豈能使

無一物不得其所意謂堯

舜聖之極矣而尚或未能

全敬之用况學者而可不

堯舜猶病諸

見雅世篇

五十七

論語十四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集註篤恭云中庸三十三章字也

云存疑云上下於恭敬上指君下指臣民上能修

已以敬則下而臣民皆感

之而恭敬而上下於恭

敬矣上下於恭敬尚在安

百姓天下平上天地

自位云中庸第一章云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

體信達順此四字禮運語

○蒙引云體信達順都在敬字內兼體用言○通義

胡雲峯曰體信者此敬之存於中而真實無妄也達順者此敬之達於外而周流無間也

○蒙引云是字此字皆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即敬也

章圖云右第四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入施教而見主敬之功效

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

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勉齋黃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

而或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其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修己以安人

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

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

足以當之也○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記禮運四靈以爲畜許大

靈麟鳳龜龍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去聲皆由是

謂之四靈

謂之四靈

謂之四靈

出以此事天饗帝

朱子曰上下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

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

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

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自誠而明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

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問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

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雙峰饒氏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

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新安陳氏曰天子爲見子路勇躁輕視修己以敬之言故推極

其功以抑之程子此條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夫子之意云○東陽許氏曰聖人言修己以安百姓

原壤夷俟云云正義曰夷踞也俟待也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又說文云踞踞也踞即坐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文林貫旨云無述是無善行可稱述意賊指亂常欺俗意○燃犀解云死休息也至老而傲心猶不肯休息○韓退之筆解云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為夷俟踞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既其為賊又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集註原壤云云人物考云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故人也

章圖云右第四十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孔子待故入之道

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章敬字是舉其統體而言亦曰專言之者緝熙敬止是聖學之極功恭已篤恭是致治之極功修己以敬則徹上徹下之道也又曰恭已以正南面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皆以敬之功用言恭已篤恭是臨民氣象恭而安是一身氣象恭敬之心是本心著見者餘則因其著見而充積之者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

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踞踞音存也

而踞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

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足骨也孔子既

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踞踞然朱

關黨童子云云會心考云

論語通考謂孔琬與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夫子每孺子之二子侍左右執筆記事所謂童子者疑即斯人矣○四書徵云新序曰孔子居關黨關黨之子弟敗漁分有親者得多通氏族略云關氏風俗通謂關黨童子之後○燃犀解云益進益者指童子

曰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邪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鄭氏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者羞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為壽幼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貶風俗故各其為賊壤良可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

關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

集註龍巽禮部韻云異音也與異同舉也合也

子曰吾見云云燃犀解云

居位居先王之位二其字俱指童子○存疑云吾見其居於位是居於正位不偶坐○微言云先生非師也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非求益者燃犀解云言其無謙下之心不是求益的人欲速成者也合喙云欲速成是欲速進於成人之列以與先輩齒非是欲速成於學也○存疑云欲速成者無自畢之心有躐等之心不止童子之位欲進於成人之列也

章圖云右第四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教小子之道

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孔

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隨行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平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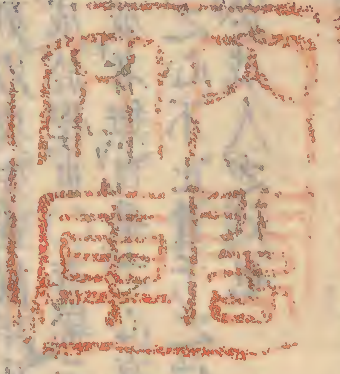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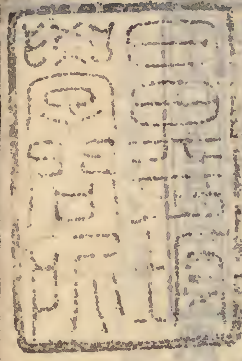
役觀長上聲少去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

非寵而異之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

進於成人之列也

之心鳥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
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
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
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冠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
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
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
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慶源輔氏
曰求益則侵長而不知欲速則極進而無序聖門之
教雖以敏行爲先而又以躡等爲戒○雲峰胡氏曰
原壤老而爲賊是從幼不遜崇來今童子得以馴揉
其氣而閑習於禮則庶可
以免於原壤之弊也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終



慶應五

卷之十四

六十一

